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宰輔編年錄卷五六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録監生臣胡啓佺

欽定四庫全書

宋宰輔編年録卷五

宋　徐自明　著

仁宗慶歷三年癸未

三月戊子呂夷簡罷相除守司徒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仍改賜推誠保德翊戴亮節宣忠崇仁協恭守正功臣

制曰朕覽前史之載見大臣之為進而盡忠靡不流利澤之益老而謝事亦足厲亷恥之風維時上宰之賢式符高誼之舉具官呂夷簡器識沉雅風猷雋明一登治朝三

冠台席間屬疆場之用武兼總樞機而制謀勞於夙宵
應此疹疾遣上醫而加視賜優告以就寧封章繼來誠
請彌確雖閔勞以官職之務且不敢忘故舊之臣俾命
上公以憲百辟於戲委遠時柄即遂冲髙之懐贊襄國
鈞尚圖忠益之補勉綏福履庸副寵光
夷簡自康定元年五月拜相是年三月罷凡三入
相至是居位僅三年○初諫官歐陽脩等數言夷
簡招權求恩夷簡累求罷上優詔未許陝西轉運

使孫沔上書亦言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及為使相出鎮許昌乃薦王隨陳堯佐代已才庸負重即歲罷免又引張士遜冠台席本乏遠識致隳國事還自大名又秉朝政以姑息為安以避謗為知且夷簡在中書二十年三冠輔相言聽計行有宋得君一人而已未知何以為報令以西賊欵塞意謂四方已寧欲因病默默而去仁宗遣沔自持書詣夷簡第示之夷簡見沔書謂人曰元規藥石之

言但恨聞此遲十年爾人亦服其量云長編二年冬
夷簡感風眩不能朝上憂之手詔拜司空平章重
事俟疾損三五日一入中書夷簡力辭復降手詔
曰古謂鬚可療疾今剪以賜卿又問羣臣可任兩
府者其寵遇如此夷簡平生朝會出入進止皆有
常處不差尺寸一日見上誤忘一拜而起外間讙
言呂相失儀後旬餘遂感風眩云是年夷簡再辭
位帝御延和殿召見敕乘馬至殿門命内侍取杌

子與以前夷簡引避久之詔給扶毋拜罷相為司徒監修國史軍國大事與中書樞密院同議同上○四月甲子司徒呂夷簡罷與議軍國大事夷簡雖罷相猶以司徒預議軍國大事上寵遇之不衰於是諫官蔡襄上疏言夷簡被病以來兩府大臣累詣夷簡家諮事並笏受事於夷簡之門自夷簡執政屢貶言者如曹修古段少連孔道輔楊偕孫沔范仲淹余靖尹洙歐陽修等或謫千里或抑數年

假托人主威權以逐忠賢欲人附已一恩之施皆須出我門下夷簡當國之後山後之敗任福以下死者數萬人豐州之戰失地喪師鎮戎之役葛懐敏以下死者又數萬人廟堂之上成筭安在西師敗沒之後北敵乘隙違先帝之盟妄請關南之地歲增金帛僅二十萬而猶勒兵壓境堅求納字凌脅要盟大為恥辱夷簡出入中書且二十年萬事隳墮如此今以疾歸尚貪權勢不能力辭或聞只

乞令政府一兩人至家商議大事足驗夷簡退而不止之心也伏乞特罷商量軍國大事從之（長編）

同日章得象拜昭文相（自集賢除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昭文館大學士九月監修國史）

制曰朕覽萬機維御羣品詢謀輔弼和同天人矧登冠於百寮方審圖於一德爰諏剛日以告治廷（具官章得象）學洞精微性資沉密居然廊廟之器職在鈞衡之司勵精力以緝朝綱稽猷訓以經世務清濁不可以澄撓重輕

不可以低昂向以强敵犯邉王師在野爰兼樞筦以會兵機旋陳宏濟之詞居多暗合之論兹用擢首台鉉進都冬卿文館之華爰田之賦併兹命數式是注懐於戚若涉川爾惟舟楫之濟若作室汝惟垣墉之茨勉恢盛猷勿替前烈

同日晏殊拜集賢相自樞密使檢校太尉授依前刑部尚書同平章事兼樞密使集賢大學士

制曰古之有天下者曷嘗不疇咨庶工審求良弼剸斷

時柄協宣風化朕承三聖之休總萬機之要爰立作相必惟其人具官晏殊文經朝猷器適時用夙事聖考見知冲人向以儲禁之師臣委之樞密之武事忠勞形于夙夜謀略制於邉陲宜正台鉉之司尚參兵幄之議盖升華於書殿更衍食于真封雖倚大謀且旌舊德於戲百官各稱其位萬物各得其宜是謂天子之毗非曰宰相之任勉圖丕績式副羣瞻

自殊復名用而趙元昊反師出陜西天下弊於兵

殊數建言利害請罷監軍無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為攻守及制財用為出入之要皆有法仁宗悉施行之又請出宫中無用之物以佐邊費

同日夏竦樞密使自宣徽南院使忠武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判蔡州授行戸部尚書依前檢校太傅充尋罷

賈昌朝參知政事自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除

富弼樞密副使自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除

制曰出殿藩垣是謀長帥入經王務實賴近臣矧夫帷

幄之嚴蓋均衡弼之選宜孚廷告庸告朝僉具官夏竦業茂
經綸學通精祲早事聖考嘗更要途肆朕纂承愈益親
近向分推轂之寄且著撫邊之勤偃息便藩倏忽深歲
眷言右府思任舊人庶資經國之謨以務戢兵之要地
官還秩井賦敦封賜號褒功併推異數於戲勞師用武
未免於邊虞務德懷戎日恢于廟略勉圖忠蓋庸答華
恩

昌朝字子明真定人弼字彥國河南人先是以樞

啗使名夏竦于蔡州臺諫交章論竦在陜西畏懦茍且不肯盡力元昊嘗牓塞下得竦首者予錢三千為賊所輕如此卒于敗喪師徒略無成功且言竦挾詐任數邪傾險陂與呂夷簡不協夷簡畏其為人不肯引與同列既退而復薦之以釋宿憾御史沈邈又言竦陰交内侍劉從愿内濟險譎竦外專機務姦黨得計人主之權去矣其言尤切會竦已至國門言者益急請毋令入見諫官余靖又言

竦累表引疾及聞名用即無驛而馳若不即决竦
必堅求面對叙恩感泣復有左右為之解釋則貽
聖慼矣御史中丞王拱辰對上極言上未省遽起
拱辰引上裾畢其說前後言者合十八疏上乃罷
竦而用衍代之竦遂罷樞密使後以宣徽南院使
忠武節度使赴本鎮未幾徙竦判亳州竦又自請
納節還文資仍不帶職乃陟吏部尚書知亳州長編
賈昌朝初獻文名試除國子監說書時孫奭判監

一見許以公輔富弼幼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
識之曰此王佐才也懷其文以示王曾晏殊殊即
以女妻之舉茂才異等契丹聚重兵境上遣其臣
蕭英等求關南地兵既壓境而使命非時中外忩
之仁宗命宰相擇報聘者時虜情不可測羣臣皆
不敢行宰相呂夷簡不恱弼弼時為右正言知制
誥夷簡舉弼使契丹仁宗命御史中丞賈昌朝接
伴不許割地而許增歲幣遂假弼資政殿學士戶

部侍郎使契丹增歲幣二十萬而契丹平是年弼除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弼以奉使昌朝以館伴有勞故俱擢用之弼辭不受改為資政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弼時再上章辭所除官上察其意堅定特為改命焉

四月甲辰韓琦范仲淹並樞密副使琦自陝西緣邊馬步軍都部署兼經畧安撫招討使直學士除仲淹自陝西緣邊馬步軍都總管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除

仲淹字希文唐相履冰之後蘇州人琦字稚圭相

州安陽人琦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時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侍從皆賀于殿上元昊圍延州以琦使陝西至則賊引去矣尋充陝西四路經畧安撫招討使琦與仲淹在兵間最久二人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故天下稱為韓范軍中服其威名為之語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既請和遂並除樞密副使仲淹少有大志於富貴

貧賤毁譽歡戚一不動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其志也為楚州糧料院母喪去官自言不敢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乃上書宰相極論天下事所言皆執政時所施行者也宰相王曾見而奇之勸晏殊薦之遂名用焉趙元昊反仁宗知仲淹才兼文武命知延州仲淹析州兵為六將將三千人訓練齊整使更禦賊諸路皆用以為法賊聞

之第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兵甲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謂雍也後分陜西為四路以仲淹為環慶路經畧安撫招討使長編初康定元年以知制誥韓琦為樞密直學士陜西都轉運使吏部員外郎范仲淹為龍圖閣直學士並為陜西經畧安撫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仲淹嘗與吕夷簡有隙及議加職夷簡請超遷之上悦以夷簡為長者既而仲淹入謝帝諭仲淹

使釋前憾仲淹頓首曰臣所論盖國事於夷簡何憾也是年上令内侍宣諭韓琦范仲淹等候邊事稍寧當用卿在兩地已詔中書劄記此特出朕意非臣僚薦舉又令琦等密奏可代處邊任者琦等言元昊雖約和誠偽未可知願盡力塞下不敢擬他人為代是月韓琦范仲淹並為樞密副使琦仲淹凡五讓不許乃就道富弼言議者謂樞密副使不可令帶出外任恐他時武官援此為例是欲感

君聽況先朝累曾有大臣帶兩府職任應急出外事畢還朝不聞有武臣挾此為例臣願陛下無信異說專采公論一名名來使處於内一名就樞副之職且令在邉或二人一歳一更均其勞逸内外協濟無善於此臣不勝懇切諫官蔡襄言伏見陜西路招討使韓琦范仲淹等各除樞密副使並以西寇未寧懇辭恩命朝廷再賜手詔督令赴闕然或者謂二人孰宜處于内外臣以物議言之二臣

之忠勇其心一也若以才謀人望則仲淹出韓琦之右處内者謀之而處外者行之故仲淹宜来琦當留邉於理甚當其韓琦范仲淹伏乞朝廷不聽辭讓各受恩命上以明陛下任賢之堅意下以協衆庶之公論也時太子中允石介作慶歷聖德詩歷頌羣臣以𥳑仲淹比之夔契並長編八月丁未仲淹拜參知政事癸丑以韓琦代仲淹為陜西宣撫使十一月韓琦使還

乙巳杜衍樞密使自樞密副使檢校太傅依前行吏部侍郎充

制曰國家右列神樞上通帝紀崇建使號總緝治綱疇庸匪私惟德之舉具官杜衍忠純迪志方厚秉彛深識自乎誠明直道貫乎夷險歷更煩使休有善稱間自神畿擢裨右府屬封疆之多事有夙夜之素勞宜陟冠于雋聯益進圖于密畫寵文階之高品視帝傅之崇資茂對陛華實維公議於戲欽四隣之輔盖體貌之與均賛萬務之機固命令之攸出勉思勤蓋庸濟事為

衍自康定元年八月除同知樞密院事九月除樞密副使是年四月除樞密使在樞府四年至慶歷四年九月拜相

七月丙子王舉正罷參知政事自給事中授禮部侍郎資政殿學士知許州

舉正自慶歷元年五月除參知政事是年七月罷執政踰三年初諫官歐陽脩余靖蔡襄咸言舉正懦默不任職樞密副使范仲淹有宰輔才不宜局在兵府願罷舉正以仲淹代之舉正亦自求罷上

從其請

八月丁未范仲淹參知政事自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除

富弼樞密副使自資政殿學士右諫議大夫復除

初諫官歐陽脩等咸言樞密副使范仲淹有宰輔才遂除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得乎固辭不拜弼直携樞副誥命于帝前口陳所以牢避之意且曰願陛下坐薪嘗胆不忘修政上許焉乃復以誥命送中書弼因乞補外累章不許○七月

甲戌以樞密副使任中師為河東宣撫使仲淹為陝西宣撫使仲淹既辭參知政事願與韓琦迭出行邊上因付以西事而仲淹又言河東亦當為備中師嘗守并州即命使河東兩人留京師弟先移文兩路云是月丁未仲淹為參知政事富弼復為樞密副使猶欲固辭會元昊使辭羣臣班紫宸殿門上俟弼綴樞密院班乃坐且使宰臣章得象謂弼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敵故也弼不得已乃受

晏殊以瑒乃其女壻引嫌求罷相上不許又求解樞密使又不許先是范仲淹及任中師分路宣撫踰月皆未行韓琦言于上曰賊請和無他則二人遥領宣撫事足矣彼若未副所望必乘虚盜邉當速遣仲淹河東則臣方壯可備奔走中師宿舊大臣毋勞往也乃詔樞密副使韓琦代仲淹為陜西宣撫使而中師卒不行上既擢任范仲淹韓琦富瑒等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數令條奏當世之務

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後先且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能也上再賜手詔督促曰比以中外人望不次用卿等今琦暫往陝西仲淹弼與宰臣章得象盡心國事毋或有所顧避其當世急務有可建明者悉為朕陳之既又開天章閣名對賜坐給筆札使疏于前仲淹弼皆惶恐避席退而列奏曰我國家革五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紀綱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敵國驕盛

冦盜横熾不可不更張以救之臣敢採其可行者條奏願陛下力行此事庶幾法制有立紀綱再振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官長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八曰減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上方信向仲淹等當著于令者皆以諸事畫一次第頒下獨府兵諸臣共以為不可而止長編諫官余靖言竊聞大臣建議内有修京城置府兵二事者云云願陛下捨此

二策別議遠圖二策竟不果行同上諫官歐陽修言
臣伏聞范仲淹富弼等自被手詔之後已有條陳
事件必須裁擇施行自古帝王致治須同心恊力
之人相與維持謂之千載一遇況仲淹弼是陛下
特出聖意自選之人初用之時天下已皆相賀然
猶竊謂陛下既能選之未知如何用之及見近日
特開天章從容訪問親寫手詔督責丁寧然後中
外喧然既驚且喜此二盛事皆謂自來未曾如此

責任大臣天下之人延首拭目以看陛下用此二人果有何能此二臣所報陛下欲作何事是陛下得失在此一舉生民休戚在此一時以此而言則仲淹等不可不盡心是効陛下不宜不力主張而行然臣所慮者仲淹等所言必須先絶僥倖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救今世之積弊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議之紛紜而姦邪未去之人須時有讒沮若稍聽之則事不成矣臣謂當此事

初尤須上下叶力凡小人怨怒仲淹等自以身當浮議姦讒陛下亦須力拒待其久而漸定自可日見成功伏望聖慈留意終始成之則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同上

以鹽鐵副使張昷之為河北都轉運按察使知諫院王素為淮南都轉運按察使鹽鐵判官沈邈為京東都轉運按察使用富弼范仲淹之言也先是仲淹弼等言古者内置公卿大夫助天子司察天下之政外置岳牧刺使方伯觀察採

訪使之職也欲守宰得人請詔二府通選轉運使如不足許權擢知州州人既得人即委逐路自擇知州不任事者奏罷之云云上既納其言于是昷之等首被兹選以度支判官李絢為京西轉運按察使時范雍知河南王舉正知許州任中正知陳州任布知河陽並二府舊臣絢皆以不才奏之居半歲名入修起居注四年范仲淹等意欲復古勸學數奏興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于是翰林學士宋祁

等合奏云云故為設立學舍保舉薦送之法又為先策論過落間詩賦考式問諸科大義之法其州郡封彌謄録進士諸科貼經之類皆苛細而無益一切罷之詔州若縣皆立學置教授官三塲先策次論次詩賦通考為去取而罷貼經墨義命參知政事賈昌朝領天下農田范仲淹領刑法事有利害其悉條上初仲淹建議請倣前代以三司司農審官流内銓三班院國子監太常刑部審刑大理

羣牧殿前馬步軍司各委輔臣兼判其事凡創制新規更改前弊官吏黜陟刑法輕重有利害者並從輔臣予奪其體大者二府僉議奏裁臣願自領兵賦之職如其無補請先黜降章得象等皆以為不可久之乃降是命然卒不果行初羣盜剽刼淮南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遺之盜悅徑去不為暴事聞朝廷大怒樞密副使富弼議欲誅仲約以正

法參知政事范仲淹欲宥之爭於上前上釋然從之仲約由是免死既而弼愠甚謂仲淹曰方今患法不舉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志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弼終不以為然其後兩人不安於朝相繼出使弼還自河北及國門

不許入未測上意比夜彷徨不能寐遶床嘆曰范六丈聖人也時仲淹疑契丹入寇欲發兵為備杜衍謂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仲淹爭議帝前詆衍語甚切仲淹嘗父行事衍衍不以為恨略無慍色而仲淹益敬服之既退仲淹猶力爭韓琦曰若爾則琦當請行不須朝廷一人一騎仲淹怒再求對首奏琦語然兵卒不發仲淹亦不以為忤也並同

上初呂夷簡罷相夏竦授樞密使復奪之代以杜

衍同時進用富弼韓琦范仲淹在二府歐陽修作諫官石介作慶歴聖德詩述進賢退奸之不易蓋斥夏竦也竦銜之而仲淹等皆修所素善修言事一意徑行略不以形迹嫌疑顧避竦因與其黨造為黨論目衍仲淹及修為黨人修乃作朋黨論上之於是為黨論者惡修擿語其情狀至使内侍藍元振上疏言范仲淹歐陽修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謂之四賢斥去未幾復還京師四賢得時遂引蔡

褒以為同列以國家爵禄為私恵膠固朋黨苟以報謝當時歌咏之德令一人私黨止作十數合五六人門下黨與已無慮五六十人遞相提携不過三二年布滿要路則誤朝迷國誰敢有言上終不之信也

九月乙亥任中師罷樞密副使自給事中授資政殿學士知永興軍

中師自慶歷元年五月除樞密副使至是年九月罷在樞府踰二年中師求知鄧乃有是命後請老

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七十贈太子太保謚安惠

戊辰司徒吕夷簡授太尉致仕自開府儀同三司監修國史守司徒許國公除仍朝朔望及大朝會並綴中書門下班

制曰同寅協恭和衷則帝謨茲遠功成名遂身退乃天道之常眷言耆哲之臣屢形高尚之請特推異數以示羣倫具官吕夷簡當世傑才為國重器逮事聖考服在邇聯肆予冲人延登上宰出入中外勤勞夙宵間以機務之煩寖嬰疾恙之劇懇陳封奏願解鈞衡拒之再三確然

不已姑循靖退之節以厲恬淡之風於戲臣子全名得進退之道君明大義貴終始之恩盖保至和以終遐壽

諫官歐陽修言吕夷簡為陛下宰相而致四邊外侵百姓内困賢愚倒置紀綱大隳壞了天下人臣大富貴夷簡享之而去天下大憂患留與陛下當之陛下不負夷簡夷簡上負朝廷令陛下特推仁恩厚其禮數乞因求讓便與寢罷初吕夷簡罷相為司徒猶帶監修國史宰相章得象止除昭文館

大學士及夷簡固請老授太尉致仕乃以還得象始命宰臣章得象監修國史夷簡卒帝見輔臣涕下曰安得憂公忘身如夷簡者贈太師中書令謚文靖自上初立太后臨朝十餘年內外無間天下晏然夷簡之功居多其後元昊反四方久不用兵師出數敗契丹乘之遣使求關南地頗賴夷簡計畫選一時有名之臣報契丹經略西夏二邊以寧然建募萬勝軍雜市井小人浮脆不任戰鬬用宗

室補環衛官驟增俸賜又加遺契丹歳金繒二十萬當時不深計之至于後世費大而不可止夷簡當國柄最久雖數為言者所詆帝眷倚不衰然所斥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所言天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卒配食廟庭為世名相始王旦奇夷簡謂王曽曰君其善交之卒與曽並居相位後曽家請御篆墓碑帝因慘然思夷簡書懷忠之碑四字以賜之長編夷簡嘗建議立州郡學校又因郊禮

授宗室子以環衛官建睦親宅增教授員置大宗正以總之又嘗薦范仲淹富弼韓琦文彥博龐籍曾公亮等可大用官者監兵主帥失利議者請罷監軍夷簡願詔押班保舉而押班叩首乞罷監軍契丹兵壓境范仲淹奏乞城京師以備而夷簡獨以為不可示弱請建北京士大夫嘉夷簡之有謀

事畧王偁曰夷簡相仁宗策功立名有益于世方其主治喪之禮則其見遠矣消監兵之策則其意深

矣請建都之議則其謀偉矣斯善持宰相之權者歟夷簡誠有絶人之才故能逹權而應變然而功最大者乃在于處仁宗母子之際使人無可乘之隙消患于未萌朝廷以之安靜士大夫亦賴以無禍此其所以有後也哉同上次子公弼神宗時拜樞密使第三子公著哲宗時位宰相

慶歷四年甲申

九月庚午晏殊罷相行工部尚書知穎州

制曰夫乾台之任弼足承君闕時謨明均國休戚朕既不敏委政輔臣冀成斷金之情以濟涉淵之懼苟昧兹道疇為協忠具官晏殊夙有雅才被遇文考實參儲寀之選因附天鱗之華程其器能與我朝柄或間守屏翰或主領劇繁比緣樞省之勞遂至冢司之總屬邊場日駭調饟繁興老師留屯旰食焦慮而罔念艱疚頗圖晏安廣營産以殖私多役兵而規利致乃公論達於予聞永惟宰輔之方思全進退之禮俾上機政攺秩冬官仍委州

邦且邇京邑於戲承弼未騐罷免所宜眷舊人之勿忘

匪至公之獲已當體恩遇毋怠省循

殊自慶歷三年三月拜相至是年九月罷入相踰

年殊初入相擢歐陽修等為諫官既而苦其論事

煩數或面折之及修出為河北轉運使諫官奏留

修不許孫甫蔡襄遂言章懿誕生聖躬為天下主

而殊甞被詔誌章懿墓沒而不言又奏論殊役官

兵治僦舍以規利坐是絀然殊以章獻方臨朝故

誌不敢斥言而所役兵乃輔臣例宜借者又役使

自其甥楊文仲時以為非殊之罪云長編

甲申杜衍拜相自檢校太傅依前行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兼樞密使集賢殿大學士

制曰朕紹膺聖圖迄茲二紀惟賢是擇閱相尤難曷嘗不審其材猷察其識望其責任也重其注意也深庶幾得人輔予不逮具官杜衍道大而正德簡而廉感會亨辰便蕃膴仕昌言可以贊道清節可以服人久在內樞實濟丕務宜參謀於鼎路仍總畫於機庭夫外恢經武之方

內擅富民之術倚乃元老輯於顯庸既無書殿之榮迨疏公爵之貴參之功效增以户封並為孚號之華式副禮賢之舉於戲法天之象以正位于三階秉國之均以財宜于萬物往體厚遇益宣盛猷

衍務裁僥倖每內降恩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諫官歐陽修對見帝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干求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于所封還也

同日賈昌朝進樞密使自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遷檢校太傅行工部侍郎除

陳執中參知政事自資政殿學士工部侍郎知青州除

制曰國家上倚紫極右列鴻樞顧常武之所經實密謨之是賴惟首膺於德舉必稽合于師僉具官賈昌朝器資宏深裒誠篤厚名臣之裔雅望自將以經術侍路門以文章居禁掖尹京劇有彊濟之力掌邦憲有謇諤之風與列政塗參知國論靖共不撓淵博有謀宜進貳于冬卿特升冠于宥府褒功視秩併俾便蕃於戲日有萬微莫

非安危之倚邦之長懋亦繄左右之良勉恢令猷益賛丕業

執中自慶歷初以工部侍郎復知青州沂州卒王倫叛入青州境執中遣巡檢使傅永吉擒殺之傅永吉以誅王倫故驟遷得入見上面奬之永吉謝曰臣非能有所成也皆陳執中授臣節度臣奉之幸有成耳因極言執中之美上賢執中因問永吉曰執中在青州凡幾歲對曰再歲矣未幾謂宰相

曰執中在青州久可召之遂詔執中參知政事於是諫官蔡襄孫甫等爭言執中剛愎不學若任以政天下不幸上不聽諫官爭不止乃命中使齎勑誥即青州賜之且諭意曰朕用卿舉朝皆以為不可朕不惑人言力用卿爾明日諫官上殿上作色迎謂之曰豈非論陳執中耶朕已召之矣諫官乃不敢言長編

昌朝執政凡二年至五年正月拜相執中在執政數月至五年四月拜相

慶歷五年乙酉

正月乙酉范仲淹罷參知政事自右諫議大夫授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陜西四路沿邊安撫使

富弼罷樞密副使自右諫議大夫授資政殿學士京東西路安撫使兼知鄆州

仲淹自慶歷三年四月除樞密副使八月除參知政事是年正月罷執政僅二年弼自慶歷三年八月除樞密副使是月同罷在樞府纔踰年始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

指爲朋黨及陜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
用護邉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其功
業而仲淹亦感激眷遇以天下爲已任遂與富弼
日夜諆慮思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模闊大論者
以爲難行及按察使出多舉劾人心不自安任子
恩薄磨勘法密僥倖者不便于是謗毁浸盛而朋
黨之論滋不可解然仲淹弼守所議不變先是石
介奏記于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已又

欲因是傾竦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
改伊周曰伊霍而偽作介為竦撰廢立詔草飛語
上聞帝雖不信而仲淹始恐懼不敢自安于朝皆
請出按西北邊未許適有邊奏仲淹固請行乃使
宣撫陝西河東慶歷四年遂命參知政事范仲淹
為陝西河東路宣撫使先是仲淹受命主西事竦
主北事竦條上河北守禦十二策欲典河朔一要
郡上命樞密副使富竦為河北宣撫使其實竦不

自安于朝欲出避讒謗也長編自仲淹等出使讒者益深而集賢校理王益柔亦仲淹所薦御史中丞王拱辰既劾奏宋祁張方平又助之力言益柔作傲歌有醉卧北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為奴等語罪當誅蓋欲因益柔以累仲淹也章得象無所可否賈昌朝陰主拱辰等議及議進韓琦獨言益柔少年狂語何足深治天下大事固不少置此不言而攻一王益柔此其意有所在不特為傲歌可見

也上悟稍寛之時范仲淹亦上表乞罷政事知邠州詔不許同上仲淹弼既出使讒者益甚兩人在朝所施為亦稍沮止獨杜衍左右之上頗惑焉仲淹愈不自安因奏䟽乞罷政事上欲聽其請章得象曰仲淹素有虗名今一請遽罷恐天下謂陛下輕黜賢臣不若且賜詔不允若仲淹即有謝表則是挾詐要君乃可罷也上從之仲淹果奉表謝上愈信得象言于是弼自河北還將及國門右正言錢

明逸希得象意言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黨心所愛者盡意主張不附己者力加排斥傾朝共畏與仲淹同又言仲淹乞罷政事知邠州欲固己位以弭人言欺詐之迹甚明乞早廢黜以安天下之心明逸章奏甫入即降詔罷仲淹弼仲淹知邠州兼陝西四路沿邊安撫使弼京東西路安撫使知鄆州是日并鎖學士院罷衍而衍不知也康定中監察御史劉元瑜嘗言范仲淹以

非罪貶既復天章閣待制宜置左右及仲淹迹危元瑜即希章得象陳執中意磨勘保任之法實仲淹所建也仲淹既黜故元瑜奏罷之慶歷五年賈昌朝陳執中為相乞罷宰相兼樞密使詔從之又詔以邊事寧息盜賊衰止彌仲淹遂俱罷安撫使其實讒者謂石介謀亂彌將舉一路兵應之故也仲淹先引疾求解邊任是日改知鄧州杜衍范仲淹等既罷樞密副使韓琦上疏言陛下用杜衍為宰

相方及一百二十日而罷必陛下見其過失非臣敢議范仲淹以夏人初附自乞保邊朝廷因而命之固亦有名至于富弼之出則所損甚大切見富弼大節難奪天與忠義昨契丹領大兵壓境致嫚書于朝廷倉皇之間命弼使敵弼割老母之愛蹈不測之禍以正辯屈強敵卒復和議近者李良臣自敵來歸盛言北方自敵主而下皆稱重之陛下兩命弼為樞密副使皆弗有其功辭避弗受逮抑

令赴上則不顧毀譽動思振緝紀綱其意欲為陛下立萬世之業爾去年秋北敵點集大兵聲言討伐元昊朝廷未測虛實弼以河朔邊備未嚴又自請行於今在外已是半年經久禦戎之術固已蓄于胸中事畢還朝不及一陳于陛下之前而責補閑郡中外不知得罪之因乞改弼知定州仍兼部署之職如此則是朝廷以北事專委富弼以西事專委范仲淹疏入不報皇祐四年資政殿學士戶

部侍郎范仲淹卒贈兵部尚書謚文正帝親篆其碑曰襃賢之碑仲淹内剛外和泛愛樂善天下想聞其風采士大夫以不獲登其門為恥雖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死之日四方聞者莫不嗟嘆為政忠厚所至有恩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立生祠及其卒也羌酋數百人為舉哀於佛寺號之如父齋三日而去並長編

丙戌杜衍罷相授行尚書左丞知兖州

制曰天子不正責之輔三公無備惟其人其有師表百僚踐更二府雖夙夜之匪懈眷春秋之已高以至公而升以至公而退宜作明命以告大廷具官杜衍夙以盛名歷以膴仕孤風足以鎮浮俗遠識足以造機微若時奮庸亦既滋久頃以蕃宣之績入參帷幄之籌嘉爾奉職之勤助予厲精之治而自居鼎輔靡協巖瞻頗彰朋比之風難處咨謨之治顧羣議之莫遏豈舊勞之敢私文昌綱轄之資曲阜麾符之寄俾特膺于出守仍攺賜於襃

功當體素懷尚祗優數於戚公台之位本上代於天工岳牧之臣亦下及于民澤往帥乃職厥惟欽哉學士承旨丁度之筆

衍以慶歷四年九月拜相至是年正月罷入相纔數月初范仲淹富弼韓琦等同時進用至是相繼罷去會集賢校理蘇舜欽監都進奏院數與諫官孫甫蔡襄輩往還甫素出衍門下而舜欽衍之壻也凡有論事多為人指目值邸中舊例作賽神會

舜欽鬻故官紙為費用於是臺官劾奏具獄而坐舜欽自盜贓自王拱辰劾蘇舜欽等斥逐衍迹危矣陳執中在中書又數與衍異議蔡襄孫甫之乞出也事下中書甫本衍所舉用于是中書共為奏言諫院令闕人且留甫等供職既奏上領之衍退歸即名使出劄子令甫等供職去後衍及得象既署吏執劄子詣執中執中不肯署曰向者上無明旨當侯奏何得遽爾吏還白衍衍取劄子壊焚之

執中因譖衍曰衍黨二人欲其在諫院欺罔擅權及臣覺其情遂壞焚劄子以滅迹懷姦不忠上入其言故與仲淹弼俱罷衍為宰相纔百二十日也長編

正月前宰相杜衍為太子少師致仕衍時年方七十正旦日上表願還印綬宰相賈昌朝素不喜衍遽從其請議者謂衍故宰相一上表即得謝且位三少皆非故事葢昌朝抑之也衍退寓南都凡十年性不殖產第室庳陋數十楹居之裕如也嘉

祐二年卒贈司徒兼侍中謚正獻衍臨終戒其子努力忠孝自作遺疏其畧云無以久安而忽邉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嗣以安人心語不及私長編衍為相與富弼韓琦范仲淹同革弊事以修綱紀而衍尤抑絶僥倖凡内降恩澤者一切不與由是僥倖浸不說衍多知本朝故實善决大事初邉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韓琦亦以為可舉衍爭以為不可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甕

族大戰黄河外而雁門麟府皆警范仲淹使河東欲以兵從衍以為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後契丹卒不來其壻蘇舜欽監進奏院集妓樂以祠神為御史劾奏又集賢校理王益柔作傲歌語涉指斥欲下御史按罪衍謂羅織獄今起都下矣執不可又諫官孫甫言丁度面求進用請屬吏衍不為置對又范仲淹富弼皆出宣撫言者隨攻之仁宗欲罷二人而衍又執以為不可遂疑其朋黨以尚

書左丞出知兖州衍為相凡百餘日而罷明年上章願上印綬乃以太子少師致仕謝事十餘年累遷太子太師封祁國公卒年八十事畧

同日賈昌朝拜相自樞密使檢校太傅授依前工部侍郎同平章事兼樞密使集賢殿大學士

制曰國家致理興化欲侔三代之隆選衆舉賢審求四輔之望適登庸于駿德宜誕告于治廷具官賈昌朝學際機微行歸純直路門勸講每陳道義之言紫掖下書多摹

訓誥之體乃尹神圻之劇乃專憲府之嚴曽未累年復更二府矧定謀于枚卜特正命於中階進兼書殿之華尚筦樞庭之務用人之速近歳罕階於戲仰法乾台以運四時之化坐司宰席以裁萬物之宜無使丙魏姚宋專美於前世也

四月戊申昌朝加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

同日王貽永樞密使自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保寧軍節度使授依前檢校太傅充

制曰朕以丞疑之地均于政塗密勿之司本之兵柄其有浚明乃德勵翼居懐適登冠于近聯宜孚聞於列位

具官王貽永德承慶閥學洞祕鈐識局濟于精微材用本於閎博嚮領帥麾之重入裨機政之嚴忠愿表於羣倫謙和守于一節參稽時論就正使名於戲内賛神謀益務秉樞之謹外經邉瑣庶幾偃革之安其懋乃猷往踐厥位

慶歷五年以樞密使王貽永兼羣牧制置使自王

德用出鎮徐州樞密院不復兼領羣牧制置使及是乃復之樞密院復兼領羣牧制置之任六年正月除檢校太尉同平章事皇祐元年八月除兼侍中四年五月除彰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充樞密使

同日宋庠參知政事自資政殿學士給事中知鄭州除

上既罷范仲淹問章得象誰可代者得象薦庠弟祁帝雅意屬庠乃復名用之遂有是除七年三月降授右諫議大夫以早自請也八月復為給事中

同日吳育罷籍並樞密副使　育自翰林院學士禮部郎中知制誥權知開封府遷右諫議大夫除籍自龍圖閣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延州名除

育字春卿建州建安人籍字醇之單州武城人育舉賢良方正策入三等有國以來制舉惟育入三等前此未有也育初尹開封范仲淹在政府因白事數與仲淹忤既而仲淹安撫河東有奏請多為當國者所沮育取可行者固執行之元昊既納款稱臣籍自安撫陝西知延州名拜為樞密副使併

省官屬從兵就食於是邉費什省七八

三月辛酉韓琦罷樞密副使自右諫議大夫授資政殿學士知揚州

琦自慶歷三年四月除樞密副使是年三月罷在樞府纔二年○先是琦在涇州既名還而鄭戩代之戩遣所部劉滬與其屬董士廉築永洛城役作而戩罷尹洙以為非便止之不可械繫滬士廉戩争於朝琦以為永洛未可城而部將犯令之罪不可貸朝廷卒城永洛而士廉又詣闕訟永洛城事

輔臣多主之琦不自安懇求補外罷琦樞密副使加資政殿學士知揚州歐陽修上疏曰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而罷天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料杜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富弼與仲淹委任猶深而忽遭離間必有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聽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

尤難辨明近日自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辨也蓋杜衍為人清審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韓琦則純正而質直富弼則明敏而果鋭四人為性既各不同雖皆歸于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于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力争而寛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邉備富弼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則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四人

者可謂公正之賢平日閒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為國議事則公言廷争而無私以此而言臣見杜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為朋黨可謂誣矣臣切思仲淹等自入兩府以来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自陛下名琦與仲淹于陜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名之至如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未嘗不懇讓愈切而陛下用之愈堅臣但見避讓太繁

不見其專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别有所為陛下欲其作事大開天章名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列猶但舉祖宗故事使陛下擇而行之小人巧譖以專權豈不誣哉陛下於千官百辟之中親選得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于内强鄰相賀於外此臣所以為陛下惜也疏入不報指修為朋黨者益惡焉長編

四月戊申章得象罷相授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充鎮安節度使判陳州

制曰朕稽載籍之明訓見君臣之大方進惟盡忠既勤夙夜之力退必由禮將篤始終之恩矧兹師尹之臣久處巖廊之地屢陳懇素祈解鈞衡爰以剛辰告於列位具官章得象器懷中裕風度外髙徧歷仕途之華雅闕治道之要自登進於宰席仍總决于樞庭有經逺之術可以懐異俗有厚生之功可以阜齊民方隆嘉靖之風益頼耆明之德而乃謹持謙節確避寵名既諒由衷之言莫留俞往之命俾將牙之分閫仍相毅之儀朝雖循雅懐

豈忘厚遇於戲義形許國固出處之一心材足濟時自
文武之兼用勉綏賢履茂對邦休
得象自景祐五年三月拜相至是年四月罷入相
凡七年得象在中書八年畏遠名勢宗黨親戚一
切抑而不進方陜西用兵上鋭意天下事進用韓
琦范仲淹富弼使同得象經畫當世急務得象無
所建明琦等皆去得象居位自若監察御史裏行
孫抗數以為言而得象亦十二章請罷上不得已

乃許之長編得象嘗與張士遜呂夷簡晏殊杜衍數人先後同在相位依違衆議未嘗别白至是畏言者將訐其私事乃自表引年從優禮罷之後遂致仕云拜罷録慶歴七年南郊鎮安節度使同平章事章得象封郇國公後守司空致仕八年卒年七十一贈太尉兼侍中謚文憲知制誥王洙言得象謚同周公改謚文簡故事致仕官乘輿不臨奠帝特往奠之

同日陳執中拜相自參知政事授依前行工部侍郎同平章事兼樞密使集賢殿大學士

制曰朕御幅幀靖綏生齒眷言調爕之任實賴謨明之良爰擇雋髦用登衡弼具官陳執中材資鯁亮德範純深推忠先帝之朝進服冲人之御清規表乎八辟厚望鎮于一時總臨邊瑣之衡參貳政塗之訪有金石之為操無毫釐之近私宜陞四輔之班式應具瞻之望况樞庭之憺威武書殿之萃藝文雖屬兼才蓋昭殊渥於戲如堂遠地亦既隆人主之尊若舟涉川豈不賴丞相之濟往

服兹訓茂經廼成

七年二月乙未加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

文使

制曰朕若古先王旁求碩輔以託四海之重以寄萬機之繁眷倚闕授受匪易具官陳執中器懷沉特材用敏長紹名臣之世家為先帝之策士一言詒萬世之福直道貫三代之風肆朕纂臨遂參顯用如國寶王能庇患災如時元龜坐判凝結固朝廷之風采實方夏之表儀嚮

者推自近司進聯宰席萬事不理緊胡廣之能言四邊未寧藉陳平之多知宜冠階符之貴且仍卿貳之崇陪賦褒功並隆嶶數於戲王業之重非賢士無以共成國論之難非獨見之所能盡朕用丞相不在茲乎

初宰相賈昌朝以久旱上表援東漢策免三公故事及昌朝執中等申前請於是宰臣陳執中參知政事宋庠丁度各降官一等而輔政如故時執中自工部侍郎降授給事中未幾皆復所降官十月

賈昌朝陳執中言民軍之任自古則同有唐别命樞臣專主兵務五代始令輔相亦帶使名至於國初尚沿舊制乾德以後其職遂分是謂兩司對持大柄實選才士用講武經向以關陝未寧兵議須一復兹兼領適合權宜今西夏来庭防邊有序臣等願罷兼樞密使降詔許之長編○宰臣免兼樞密使又詔樞密院凡軍國機要依舊同商議施行樞密院請自今進退管軍臣僚極邊長吏路分兵馬鈐轄以上

並與宰臣同議從之

庚戌吳育參知政事自諫議大夫樞密副使除

丁度樞密副使自翰林學士承旨端明殿學士遷工部侍郎除

度字公雅開封祥符人登服勤詞學科仁宗問用人以資與才孰先度曰承平時用資邊事未平用才諫官孫甫論度此言是自求柄用也仁宗曰用度從十五年數論天下事未嘗及其私豈有是哉遂有是命度在樞密因上慶歷兵録五卷贍邊録

五卷

慶歷六年丙戌

八月癸酉吳育樞密副使自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改為樞密副使

丁度參知政事自工部侍郎樞密副使改為參知政事

育在政府遇事敢言與宰相賈昌朝數争議上前殿中皆失色育論辨不已乃請曰臣所辨者職也顧力不勝願罷臣職因與度易位育自參知政事改為樞密副使度自樞密副使改為參知政事度

為樞密副使時龐籍女嫁參政宋庠之子庠因言於上以親嫌不可共事故越次用度始昌朝與育爭上欲俱罷二人御史中丞張方平將對昌朝使人約方平助己當以方平代育方平怒叱遣之曰此言何為至于我哉既對極論二人邪正曲直然育卒罷世皆以方平實為昌朝地也 長編

慶曆七年 丁亥

三月乙未賈昌朝罷相 授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充武勝軍節度使判大名府兼北京留

守

吴育罷樞密副使自右諫議大夫罷為給事中歸班

制曰丞相之任方域是毗入以贊國之萬幾出以倡邦之九牧中外更處靡有間然具官貫昌朝敏識造幾冲器貫道自參華於朝路頗宣力于王家以至講道路門代言西省正尹畿甸執法臺端綽有諍臣之風居稔良肱之賴鄉預謀於柄府旋進斡于斗樞遂旌乃庸聯陟上衮夙夜一志勤勞百為覽劄奏之累陳嘉抗懐之莫抑其

領元帥之節仍兼丞相之章出殿留都且邇宸服易上公之美號陪舊食之真封褒是寵光副我睠賴於戲公槐鼎鉉既極巖廊之崇齊鉞露車更分方嶽之寄恩禮之重其有擬乎

昌朝自慶歴五年正月拜相是年三月罷入相凡二年育自慶歴五年正月除樞密副使四月除參知政事六年八月復除樞密副使是月同罷執政凡二年先是賈昌朝與參政吳育數爭事不協昌

朝諷臺官唐詢上言請罷制科及至上前昌朝引漢唐故事遇災乃詔直言若朝廷無事不當降策問而育極陳漢唐取士之制不可廢直言昌朝意在排己又會河南有知軍向綬不法逼通判江中自縊而死昌朝頗營助之欲輕比育廷爭不奪以謂不殺綬是天下無法也卒減死一等拜罷錄昌朝與育數爭論上前論者多不直昌朝時方閔雨昌朝引漢災異冊免三公故事上表乞罷而御史中

丞高若訥在經筵帝問以旱故若訥因言陰陽不和責在宰相洪範大臣不肅則雨不時若帝用其言即罷昌朝等尋復命育知許州長編嘉祐三年資政殿大學士吳育卒育自罷樞密副使以給事中出知許州復名還判尚書都省除宣徽南院使判延州後復以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知河南卒贈吏部尚書謚正肅弟充相神宗

同日夏竦樞相自河陽三城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知大名府依前官充

制曰朕夙設右府以制武師考諸典刑蓋六卿司馬之任本之輔相為三事大夫之崇眷遇惟勤尊顯無極具官夏竦學貫文武識通天人明足以斷大疑智足以任大事被遇先聖首中闕慷慨名卿之言雍容近輔之秀逮朕紹服歷踐柄司闕出於諸臣議論有補於當世進退一節勤勞百為經畧平夏之交則邊人執玉闕靖大河之北則邊堠戢戈威名讋聞民譽允洽是用斷自朕志名登機衡遏流議于風波定成契于金石仍中軍

之旄鉞兼上宰之印章褒進寵名加陪賦邑寵光渥縟
恩意敦隆於戲為君之難知臣非易任惟匆貳初必有
終圖用舊人朕既稽于前憲肇謀王體爾當究於治功
俞往欽哉祇服休命
故事大臣自使相除樞相必納節還舊官惟竦獨
依前官初降制名竦為宰相諫官御史言大臣和
則政事起竦與陳執中論議素不合不可使共事
越三日遂貼麻改命焉十一月南郊加恩百官樞

密使王貽永封遂國公夏竦英國公鎮安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德用祁國公舊制將相食邑萬戶即封公國初王旦為相過萬戶而謙抑不封是歲南郊中外將相惟竦滿萬戶中書請封英國公因詔節度使未滿萬戶皆得封於是貽永得象德用皆封國公其後遂以封邑合萬戶者徹國時竦食邑一萬四千食實封三千八百戶舊制將相食邑萬戶即封國公

同日文彥博樞密副使自樞密直學士戶部郎中知益州除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丁

酉改參知政事

高若訥樞密副使自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除

彥博字寛夫潞州人若訥字敏之衛州人貝州王則反命明鎬為河北安撫使師久未克彥博請行八年正月命彥博為河北宣撫使以鎬副之城破生擒則檻送京師執政不及一年是月拜相〇賈昌朝與吳育數争事不協明年春大旱仁宗從容問所以然者若訥引洪範故事以謂大臣不肅則

雨不時若於是昌朝與育皆罷而若訥遂代育為樞密副公議非之累遷戶部侍郎

慶歷八年戊子

閏正月戊申文彦博拜相自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行禮部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制曰膺重任者必勵許國之忠建奇功者必峻登賢之賞其有蚤毗大政夙負偉才奮自臨戎之行遂成盪寇之畧宜揚顯命以告大廷具官文彦博器業異倫智謀適用

有彊明果斷之才而濟之以溫裕有周通敏洽之識而
輔之以端方自班政塗漫發賢藴向以與政之地深念
擇人之難采西南之治聲陪左右之幾論屬兇徒搆孽
孤壘偷生巢幕之勢雖危拒轍之狂尚肆始定恢於聖
策往即殄于妖氛賞而緩功庸何以勸宜升台席之貴
更陟中臺之榮兼書殿之美資衍爰田之真賦褒功馭
貴併示優崇於戲含爵策勲已奉謀於太室代天理化
終濟治于王家其茂遠猷用祇攸訓

四月壬申丁度罷參知政事

丁度自慶歷五年四月除樞密副使六年八月除參知政事是年四月罷執政凡三年參知政事丁度數請罷御史何郯又言度由近侍之班預顯用之柄列在三事于兹累年素被輕媠之名殊非沉遠之量遂置紫宸殿學士以授丁度從度之請也

置紫宸殿學士自丁度始

紫宸代文明在資政殿學士上議者以紫宸非人臣所宜稱改觀文殿學士判尚書都

省積官至尚書右丞事畧皇祐五年度卒贈吏部尚書謚文簡度性純質不為威儀嘗語諸子曰王旦為宰相十五年卒之日子尚為布衣汝曹宜自力吾不復有請矣喜論時事在經筵仁宗呼為學士而不名嘗問以著龜占應事對曰不若以古之治亂為著龜也仁宗出欹器以示之曰朕欲臨天下以中正對曰臣等亦願以中正事陛下

同日明鎬參知政事自端明殿學士給事中權三省使除

鎬字化基密州安丘人王則反于貝州以鎬為安撫使城未下命參知政事文彦博宣撫河北以鎬副之貝州平彦博自貝州入相數推鎬功故丁度罷而鎬代之遂有是命鎬執政纔兩月疽發背仁宗謂輔臣曰鎬忠亮有勞欲及其未亂一往見之既見惻然曰方賴卿謀國事而遽有此疾鎬猶能頓首稱謝翌日卒贈禮部尚書謚文烈鎬端挺寡言所至安静有禮而遇事不茍為世所推重

五月辛酉夏竦罷樞密使授檢校太師依前同平章事河陽三城節度使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

制曰若時名器之重惟兼將相之隆雖中外之勢殊而股肱之體合以爾者德誕揚大廷具官夏竦學通古今材憲文武造形之識符著策以前知决慮之精若利兵之必斷蚤經謀於二府嘗宣績于四方事勞實多夷險同致比付樞機之務載勤夙夜之心顧備罄于猷為抑久煩於志力宜從休佚庸厚老成往分留鑰之都進視師垣

之秩褒功衍食並峻等威於戲進而屬之鈞衡以爾才且舊退則極於寵祿俾爾壽而昌遇臣之恩在予無媿言者既數論竦姦邪會京師同日無雲而震者五上方坐便殿趣名翰林學士俄頃張方平至上謂曰夏竦姦邪以致天變如此亟草制出之方平請撰駁辭上意遽解且以均勞逸命之長編皇祐三年武寧節度使兼侍中夏竦卒贈太師中書令謚文獻以與僖祖同謚改曰文正同知禮院司馬光言

謚之美者極於文正竦何人乃得此謚判考功劉敞言謚者有司之事也竦姦邪陛下謚之以正不應法且侵臣官詔更謚為文莊竦以文學起家有名一時朝廷大典策屢以授之

同日宋庠樞密使自給事中參知政事遷

罷籍參知政事自樞密副使左諫議大夫除

制曰朕惟昔哲王胥賴賢佐矧茲寡昧嗣守盈成慨御世之所先亶擇才而自輔有若時采得于周咨具官宋庠識

照事幾學精道藴文涵三代之粹體備四時之和粤予
纂御之初擢爾賔興之冠再參國論薦易年深秉德雍
容允蹈大臣之節據古彈洽多識前世之傳宜登冠於
樞庭無異宣於神輔上公前傅六職二卿並峻等威之
崇式將賸倚之異於戲合兵農而議政本治古之模分
文武以命官蓋近朝之制往毗大治庸副至懷
庠再執政踰年皇祐元年八月拜相
皇祐元年己丑

是歲前宰相賈昌朝為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自山

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安國公判鄭州授依前尚書右僕射充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省

制曰王者賦祿于朝所以礪天下之進君子避榮於世所以抳天下之浮者惟碩輔之臣適闕近藩之寄忽露言於累牘願納節於上臺雖欲不從其情已至具官賈昌朝體忠恍之度蹈夷雅之風被神眷于先朝毖元猷于二府若舟檝之輔於濟有旂常之載厥成嚮更北道之符爰錫西清之對雖舊德之加遇亦美謀之累陳且申伯

言還式是南邦之憲而留侯多病欲辭萬户之歸朕申
言爵齒之尊憫勞將相之事况文昌主揆素惟師長之
崇祕殿敷經更得老成之助拓其奉邑衍以真封庸遂
便安之私尚旌冲退之節於戲雖爾身在外常多王室
之思俾爾壽而臧終保公徒之盛欽於列位時乃之休
昌朝自罷相除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
府王則反貝州昌朝遣部將往討事平移鎮山南
東道節度使封安國公徙鄭州及見留為觀文殿

大學士判都省觀文殿置大學士自此始朝會班中書門下視其儀物乃詔自今非嘗為宰相毋得除長編

賈文元以武勝軍節度使入為祥源觀使留京師還節仁宗特置觀文殿大學士寵之觀文有大學士自此始筆談

八月壬戌陳執中罷兵部尚書知陳州

制曰宰物調元允屬三台之老阜民宣化亦繫四岳之良爰以明綸告於列位具官陳執中方厚特立敏彊內融諤

諤昌言率皆社稷之計琅琅治行遂譪搢紳之聞逮登秉於政幾實罄輸于忠力向以河防潰溢民版流移露章繼陳確守不易用是躐進省坐之秩擇守輔藩之封顧於舊臣豈易忘德於戲君臣之際維大義之是先出處之間要令名之所保姑循素欲其諒菲懷

執中自慶歴五年拜相至是年八月罷入相凡四年慶歴八年上章龍圖天章閣出手詔賜輔臣使條畫時務皆給筆劄令即坐上對而宰相執中固

辭上反覆敦諭至于三四乃聽兩府歸而上之時
樞密使夏竦知執中不學少文故為帝謀以策訪
大臣面使條對竦意欲困執中也執中方力辭未
許參政宋庠進曰兩漢對策本延巖穴草萊之士
今備位政府而自比諸生非所以尊朝廷請至中
書合議上對論者以庠為知體長編先是河決民流
災異數見執中無所建明但延接卜相術士時言
者相繼論列不已謂執中越次用李師中為府界

提點及呂昌齡出入門下喜進無學匪人不協衆望而執中亦以足疾辭位自陳不願為使相大學士諂從其請翰林學士孫抃當制遂除尚書左丞文彦博宋庠言恩禮太薄乃下學士院貼麻改命之遂除兵部尚書知陳州

同日文彦博拜昭文相自集賢相除吏部侍郎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

制曰國家欽遇宰衡登進髦傑上則順導時令以代庸天工下則綏和政綱以經庸王業疇克用乂我得其人

具官文彦博風力幹彊器資夷達蹈危機而不顧臨大事而有謀比與翊於政塗旋對司于時柄百姓遂耕桑之樂二邊無兵革之虞惟時謨明實朕倚屬若起居得股肱之助若聽視繄耳目之明若鹽梅施于太羮若霖雨沃於旱歲宜以天官之秩首為邦輔之資於戲君有求賢之心孰若得臯夔之佐士有致主之畧亦欲臻堯舜之風其勉交修庶興盛治

同日宋庠拜集賢相自樞密使撿校太傅行工部侍郎授兵部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

學士

制曰國家崇建宰府並持鈞衡外以鎮撫四邊内以綏寧百姓必得賢傑以副眷毗具官宋庠綽有雅才對于嘉運甞策闕寢階顯途文章盛于一時事業服于衆志樞謀之謹既折侮于戎心鼎飪之和宜調元於政路爰進夏官之秩兼隆書殿之華功號邑封併推異數於戲丞弼之任忠賢是圖國體係乎重輕政化從而厚薄勉思所職以稱朕懷

本朝狀元登庸者呂文穆李文定王文正宋元憲故詩人有云皇朝四十三龍首身到黃扉止四人後數十年李士美何文縝亦以廷魁正鼎席揮麈録

同日麗籍樞密使自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授檢校太傅行工部侍郎充

高若訥參知政事自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遷工部侍郎除

梁適樞密副使自翰林學士吏部郎中遷右諫議大夫除

制曰朝廷崇建樞筦總闕司內則寅亮天工以陪帷幄之議外則申嚴師律以靖邊鄙之虞博詢衆言疇若予采具官麗籍器涵方穀識造精深居蹈君子之方進合大

臣之舉頃折謀于西夏旋更柄于近司賛决神機措二邉於無事預調元化格庶物于太和宜推予國之忠往正本兵之府於戲聖如黄帝猶興涿鹿之師功若漢高終藉留侯之策益恢遠御庸濟丕寧

適字仲賢翰林學士顥之子二年明堂禮成樞密使龎籍參政高若訥並加工部侍郎樞密副使梁適加給事中初議覃恩宰相文彦博以下當遷官髙若訥謂文彦博曰官濫久矣未有以節止今又

啟之何也彥博不聽若訥卒以恩遷官長編籍自慶

歷五年正月除樞密副使八年正月除參知政事

是年八月充樞密使執政七年至三年十月拜相

皇祐三年辛卯

三月庚申宋庠罷相授刑部尚書充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

制曰君臣謀國本同體以協心朝廷遇賢豈重內而輕

外雖在倚毗之重且均勞逸之宜具官宋庠性禀雄明行推

沉厚温如清廟之器挺然大廈之材達于在邦敏而好

古而自參綜大務屢聞旨言進領樞衡之司旋升鼎軸之路百度修舉三辰昭華間延對而瀝衷累抗章而引謝再加敦諭固守靖夷宜保治于洛師主留司於宮鑰仍峻中臺之秩兼榮祕殿之班衍食褒功允為異數於戲麟符分寵一節之寄甚雄天邑居中四方之瞻是則當勤恤隱益勵奮庸

庠自皇祐元年八月拜相是年三月罷入相踰一年先是弟祁之子與越國夫人張氏門人張彦方

者遊後彦方坐偽造勑牒為人捕官抵法諫官包拯等彈奏不戢子弟弁言庠在政府但務依違無所建明及聞人言即奏求退至再三上表不待批答復入視事故罷免之拜罷録庠儒雅練故事自初執政遇事輙分别是非可否用是斥退及再登用遂浮沉自安然天資忠厚嘗曰逆詐恃明殘人矜才吾終身不為也

同日劉沆參知政事自龍圖閣學士工部侍郎權知開封府除

沆字冲之吉州永新人議者謂沆不敢窮治張彦方獄貴妃德之坐此獲進諫官御史相繼論列帝不聽

十月庚子文彦博罷相授行吏部尚書觀文殿學士知許州

制曰堯之四嶽出總諸侯周有三公外倡九牧盖資丞弼之重以分方鎮之憂具官文彦博器識宏深風德高邵才足以經世務謨足以毗帝猷夙夜勞于百為夷險蹈乎一節薦申奏述邈避寵榮其聽解於近司且往臨於輔

郡載嘉勤瘁俾遂偃休於戲居則諧鼎味之和行則寄
國藩之悳股肱心膂惟體貌之所均社稷人民匪忠良
而安屬勉祗厥服用茂乃功
彥博自慶歷八年正月拜相是年十月罷入相僅
四年先是張堯佐除宣徽使殿中侍御史唐介争
之上諭介除擬初出中書介言當責執政退請全
臺上殿不許於是劾宰相文彥博專權任私挾邪
為黨知益州日作間金奇錦因中人入獻宫掖緣

此擢為執政及恩州平賊韋會明鎬成功遂叨宰
相昨除張堯佐宣徽節度使臣累論奏面奉德音
謂是中書進擬以此知非陛下本意請罷彥博以
富弼代之臣與弼亦昧平生非敢私也上怒甚却
其奏不視且言將加貶竄上于坐急名二府示以
奏曰介言他事乃可至謂彥博因貴妃得執政此
何言也介面斥彥博彥博拜謝不已上令送御史
臺劾介既下殿彥博再拜言臺官言事職也願不

加罪不許時上怒不可測羣臣莫敢諫中丞王舉正上疏言責介太重上亦中悔始介責授春州別駕改介英州別駕長編彦博罷相出知許州或言彦博張堯佐父客也彦博知益州貴妃有力焉因風彦博織燈籠錦以進貴妃服之上驚顧曰何從得此妃正色曰文彦博所織也彦博與妾父有舊然妾烏能使之特以陛下故爾上悦自是屬意彦博及為執政明鎬討王則未克上甚憂之語妃曰大

臣無一人為國了事者日日上殿何益妃密令人語彥博翌日彥博入對乞身往破賊上大喜彥博至恩州十數日賊果平即軍中拜相議者謂彥博因鐺以成功其得相由妃力也介既用是深詆彥博雖坐遠貶彥博亦出其事之有無卒莫辨云同上

唐介既貶又明日知諫院吳奎出知密州知諫院包拯言介彈奏大臣事相連及況介狂妄之詞誣罔天聽欲留奎在職仁宗曰介言吳奎包拯陰結

彥博今覽此奏介非誣也拜罷錄

同日龎籍昭文相自樞密使檢校太傅授依前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使

制曰懋建宰職謹付國均仰代天工俯熙庶績推同體之誼則處之股肱極濟時之勤則況之舟檝非得人傑孰副朕求具官龎籍器識宏通材猷凝正早承亨會歷踐禁班入儀臺閣之華出宣屏翰之憲向屬羌人賓款邊侯晏寧胥協師僉預參戎柄遂對毗于機政旋升峻于斗

樞勵翼一心精明萬務宜正中階之象越升上衮之崇
總領史闈增榮功號衍封真食併示優隆於戲履衡軸
之機冠柱石之任循至公以授受懋同德而倚毗襃和
四方表憲百辟恩服休寵勀宣行勞

籍初相且獨員而遽為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

此殊拜非故事也

同日高若訥樞密使自戶部侍郎參知政事遷檢校太傅除

梁適參知政事自樞密副使給事中除

王堯臣樞密副使自給事中翰林學士承旨除

適自皇祐元年八月除樞密副使是年三月除參知政事執政近四年至五年閏七月拜相堯臣字伯庸應天府虞城人都員外郎瀆之子而翰林學士洙之猶子也舉進士第一至是除樞密副使持法守正裁抑僥倖至有鏤匿名書傳之京城者仁宗信之益不疑而堯臣益奮勵

皇祐四年壬辰

六月丁亥狄青樞密副使自彰化軍節度使知延州遷檢校司空除

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青勇於臨敵常為先鋒每戰飾以銅面具敵人望之如神仁宗聞其在陜西數戰勝欲名見問其方畧會强寇正猘仁宗命圖形以進至是遂有是除御史中丞王舉正言青出兵伍為執政本朝所無恐四方輕朝廷右司諫賈黯御史韓贄亦以為言皆不聽時面涅猶存帝甞勑青傅藥除字青指其面曰陛下擢臣以功不問

門地閥閱臣所以有今日由涅爾頋留此以勸軍中不敢奉旨長編廣源州蠻儂智高反九月命狄青討智高乃罷樞密副使授宣徽南院使荆湖北路宣撫使都大提舉廣南東西路經制盜賊事辛未詔宣撫回日依舊樞密副使

皇祐五年癸巳

五月乙巳狄青樞密使自宣徽南院使樞密副使護國軍節度使檢校太尉河中尹兼御史大夫授

依前官充

制曰攬洪樞之重允賴於時材底率土之康用資於人傑矧有自毗基命茂集元勲迭叅貴近之華丕顯猷為之美敷求博議用猒輿情宜對掌於密嚴期啓迪于淵藴具官狄青夙懷沉鷙素厲公忠樸厚有古人之風義烈挺純臣之操周知兵略蔚有將才久著效于轅門能統率於戎旅驟膺方面之寄亟更宿衛之勞遂登齋壇入贊樞府頃屬邊烽有警藉魏尚於雲中近以荒服不寧勞文淵于徼外既受專征之鉞遽成殄寇之勲式是圖庸

復晞進律僉事闕　　爵剛日是稽命數載加邦榮益顯
俾有勞之闕　　以正名於戲謹帷幄之謀聿求決勝
總幾微之務當竭而誠無忘戮力之勤以成選衆之善
終始一節光昭令猷
是年正月狄青敗儂智高智高遁二月青還以宣
徽南院使彰化節度使復為樞密副使護國節度
使青既平嶺南捷書至上大喜謂宰相龐籍曰青
破賊卿執議之功也遂欲擢青為樞密使同平章

事籍曰昔太祖時慕容延釗將兵一舉得荆南湖南之地方數千里不過遷官加爵賜金帛不用為樞密使曹彬平江南擒李煜欲求使相太祖不與曰今西有汾晉北有幽薊汝為使相那肯復為朕死戰耶賜錢二十萬貫而已若遽用為樞密使同平章事則青名位極矣萬一他日青更立大功以何官賞之不若且與移鎮加檢校官多賜金帛足以酬青功矣參政梁適曰儂智高擾廣南西路青

討而平之為樞密使何足為過哉籍曰臣不欲青為樞密使者非徒為國家惜名器亦欲保全青之功爾爭之累日上乃從之是時適密為奏事闕

薄無以勸後於是兩府進對上忽謂籍曰平南之功前者賞之太薄今以狄青為樞密使孫沔為副高若訥遷一官加近上學士置之經筵闕

俱闕 乃與同列議於殿門閤門具奏皆如聖旨

長編

同日高若訥罷樞密使自戸部侍郎罷為尚書左丞觀文殿學士兼羣牧制置使

若訥自慶歷七年三月除樞密副使皇祐元年八月除參知政事三年十月除樞密使是年五月罷在樞府凡六年故事樞密使罷令學士院降麻及罷若訥止命舍人草詞後遂為例樞密使罷止命舍人草詞學士院不降制自高若訥始卒贈右僕射謚文莊王偁曰觀若訥為人非有大過特始也不能辯仲淹之無罪而繳進修書終也擠吳育去位而躐取政柄遂為清議

所薄使若訥砥礪廉隅不判名節未必無可取云

事畧

丁未孫沔樞密副使自樞密直學士給事中新知杭州召除

沔字元規越州會稽人沔嘗副狄青宣撫賊平遂有是除

閏七月壬申龐籍罷相授依前户部侍郎京東西路安撫使知鄆州

制曰圖治之世宜本至公預政之文合防嫌迹矧居四輔之首允在百僚之先苟在干請之名殊失仰成之意

具官志度淵深業宇明邵韞才謀麗籍

典以無通且翼望於本朝薦服勞於近職

獻為乃者西州用兵延安近冠屬輕裘

以制邊戎索以清夏人来附乃眷西顧

予嘉乃勲始為置于樞庭旋擢参於宰府閫外無事頗

安允闕於注意遂正斗樞之號遹升

邦鉉之名固宜厲以正方繩于羣下而乃親聯交搆私

謁彰聞逮有司之訊詞合杜門而待罪及行赦斷仍失

無淈章削俾闕

而敏達闕

雅有闕

而謀闕

見于匪躬天闕

重輕致公議之弗容在人言之莫遏尚矜舊德兼覽奏

闕亟聽避位於台司俾均勞於藩服委東平之安輯使

樂土之康嘉於戲罷免之科蓋拘於典制進退之禮用

正于臣隣勉賦寬條弗忘成績

籍自皇祐三年十月拜相是年閏七月罷入相僅

二年初齊人皇甫淵獲賊於法賞錢淵上書請易

官乃賂道士趙清貺及堂吏而清貺籍甥也給為

白籍既而淵數詣待漏院自陳籍乃勒歸齊州有

小吏告清眖等受賂事籍即捕下開封府而清眖及堂吏皆以贓配南方清眖未至配所死上以籍陰諷開封府杖殺清眖以滅口然謂籍陰諷開封府失實也拜罷録

嘉祐五年前宰相觀文殿大學士户部侍郎龎籍為太子太保致仕籍自定州名還既入見詣中書白執政求致仕執政曰公康寧如是且上注意方厚柰何欲去之堅也籍曰若待筋力不支人主厭棄然後去斯不得已耳豈止足之

謂哉遂歸卧于家前後凡七上表其劄子闕許之仍詔籍出入如二府儀長編八年籍卒謚莊敏籍曉律令長于吏事治民有惠愛嚴闕及為相為言者所詆聲望減于治郡時

同日陳執中進昭文相再入相自集慶軍節度使判大名府授行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

制曰置相之重資爕正于辰階修補之先在緝熙於王道用人嘉于求舊注意厚於既安爰稽考謹之文茲得

老成之望使纂舊服入冠冢司允穆僉言式敷大號具官

陳執中

神機峻茂道致閎深蔚生梁棟之材紹廸前人之哲奮由直道厲王臣之匪躬倡發忠謀出人倫之先覺名惟時重才則汝賢比總治于藩條旋參司於樞筦服勞匪懈宣哲居多間亦分東夏之符書委西州之節度出處一致望實兼優圖前後已試之功因内外具瞻之美迺擢參于宰路遄升冠于台司協比庶工將明衆職調羮鼎而既久宰社肉以惟均底于治平繄乃寅亮嘗

懇辭於機政比控叙于奏函自右輔之偃休實朝家之
瞻賴薦委北門之重且邇大河之防綏緝有勞眷毗闕
厚考嘉績而惟茂質枚卜而僉同爰擇剛辰再付闕
天卿之舊秩衍弁收之真封舉洽至恩益昭闕
庶闕我成萬樞秉至公以宰朝抑惟其闕　　輔
朕尚克有終益竭乃心同底於道
執中自慶歷五年四月拜相皇祐元年八月罷為
兵部尚書知陳州久之為集慶軍節度使同平章

事判大名府是年閏七月再入相

同日梁適拜集賢相自給事中參知政事授禮部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制曰取法台文崇建闕上以正三光之序下以暢萬物之闕人居闕注意之重用乂厥辟濟垂拱闕之闕傑才疇允巖望參圖已試之效昭示爰立之闕夬揚休命具官梁適風鑒明亮器采方嚴學闕九流闕通於衆志臨機敏斷韞干莫之雄鋒任重偉才闕梗楠之厚幹肖於世德翼我朝猷鼎升禁

職之崇仍䕶强藩之要濟師以肅撫戎惟和還合虎符延登武帳訪猷為而宏遠嘉策識之周通擢寘機庭實本兵柄端參宰路陪翼政綱毅然體國之誠宣于兩府卓爾端朝之表聳厥庶工乃眷宸階久虚鉉席宜疇衆績參詢師言進春官之貳卿正西垣之次相益加榮號仍馭貴階陪輔朕躬用治予汞於戲昔武丁以若金作礪命於其臣傅說以如木從繩詔于厥后予違汝弼可不勉哉

至和元年甲午六年三月改元

三月己巳王貽永罷樞密使授依前檢校太師行尚書右僕射兼侍中鄧國公充景靈宫使彰德軍節度使

制曰朝之賦禄所以寵賢能士之保名莫如勵風節乃眷耆明之德久勞宥密之機勉徇素懷式孚顯命具官王貽永志懷明邵識寓冲深眷逮事于先朝得尚榮於舊館用絳侯宿賢之譽薦纘于世功以安世老臣之風進典於機事周旋一紀密勿萬幾比沿夙夜之勞偶爽晦明

之豫繼有封奏達予聽聞閱以高年累於丕務益升右揆之重仍兼常伯之榮置使靈宮庶優舊德於戲知進退之分其為君子之能篤始終之恩以率天下之厚往綏遐福尚佇嘉謀

貽永自康定元年三月除同知樞密院事九月除樞密副使慶歷五年除樞密使是年三月罷在樞府十四年初封遂國公進封鄧國公先是皇祐中嘗以疾求退自言寵過盛願罷樞密使侍中還第

仁宗冀其愈也乃罷侍中而領使如故疾稍間入見命其子道卿掖登垂拱殿仍賜五日一朝遇朝參起居許休于殿側至是復以疾求觧遂罷爲景靈宫使加右僕射兼侍中仍詔特依宗室例歲賜在京公使錢五千緡貽永清謹寡言頗通書本朝外姻未有輔政者貽永在樞密僅十五年常遠權利歸第則杜門謝賓客人服其謙静

同日孫沔罷樞密副使資政殿學士知杭州

制曰休機筦之勤既遂於賢者參宸宇之秘宜柬於傑才矧惟冲約之懷闕明退遜之節允嘉洵直申集寵光具官孫沔性直公忠闕深宏遠發揚贊翊見之謨猷踐履疏通休有功業自昔諫諍之任漕帥之臨弗闕而行所至皆治龍荒徼擾瑞節徂征逮舍爵策勳之辰圖運籌决勝之効登貳樞柄内本國兵處議精明持論堅正冠以今古言在乂從方倚老成益隆寄任逌上章屢請引疾為辭至于再三斯見誠慤爰均勞逸俾釋煩劬眷内閤

之嚴廷允述古而開館先朝建職以待俊龎優加儒學之名式壯藩垣之鎮控帶吳會密邇鄉枌匪直莊朱之榮實兼方名之事東南莫重咨爾殷焉

沔自皇祐五年五月除樞密副使至是年三月罷在樞府不及一年會張貴妃薨追册為皇后謚恭德妃小忌用宰相護葬沔極陳其不可頃之求罷職故有是命拜罷錄

同日王德用樞密使自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兼羣牧制置使判鄭州冀國公授依前官充

樞密使河陽三城節度使

田況樞密副使自三司使禮部侍郎除

德用樞密使制曰內樞之地上範于斗宮前箸之籌參寄于人傑以經常武之事是號本兵之司圖冠厥名疇總予務乃眷元侯之長早崇右府之聯爰擇剛辰復還舊物具官王德用志懷果烈風槩沉雄通於奇正之謀居然閒傑之氣春秋說禮韞義府以惟深甲令書忠載世家而有舊比膺推轂薦歷干城先十乘以臨戎長萬夫而

觀政德刑具舉威惠參施能名播于外人沉幾隱于敵國洛卿俊望擢典繁機翼濟事功廸宣忠力孚乃誠而匪懈研諸慮以惟徹旋均基宥之勞亟樹蕃宣之治蹈險夷而一致服忠孝而兩全簡在朕心洽于朝論是用升鳳池之寵秩聯虎節之榮章倚殿輔邦用陪京邑屬右樞之闕職洛羣岳以擇材僉曰汝賢宜遡予治蓋天下二老出以居方伯之尊寰内諸侯入則處公卿之任抑惟曩制舉是隆名用起壯猷使纂舊服仍峻雲臺之

號兼增井牧之封式厚耆英有加名數於戲樞機發令制戎事以惟艱樽俎折衝經人謀而匪易往謹乃位益思其忠

況樞密副使制曰天王三階中躔紫極之輔國事二柄右列鴻樞之司維君臣之謨明有夙夜之基命朕嘗登進時傑賛襄大猷以遵萬幾之中以合九德之會匪至公之進曷羣聽之歸具官田況器識宏深業履端厚明達國家表裏之體學貫天人精祲之交而自膺寶冊于大廷

儀俊遊於清路西垣誥命之粹内閣論思之勤擁帥節於邉而天聲振于殊俗筦財柄于内而國用豐於歴年兹庸倚爾忠力之良置諸宥弼之地儩我大業垂之無窮噫本天下之兵莫重安危之寄在帝右之陟有若臣隣之㷀盖德懋者寵所隆任大者責亦至勉思盡瘁永克承休

初皇祐四年太子太師致仕王德用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鄭州時將相姓王者數人而

閭閻婦女小兒皆號德用黑王相公德用雖致仕
乾元節上壽預班庭中契丹使語譯者曰黑王相
公乃復起耶帝聞之遂更付以方鎮是年除樞密
使況字元均信都人舉進士又舉賢良方正
七月丁卯程戡參知政事自端明殿學士給事中知益州除
制曰朕承事祖宗大業思底于治若夫與籌天下之事
則惟予一二股肱之臣令朕所以圖任者非賢俊之才
未易茲擇具官程戡識略幾深器質端厚擢儀禁路嘉猷稔

於辰告總寄邉瑣王靈馳於陸摺向陛秘殿之侍薦煩井絡之行而城壘繕完區宇綏靖方念勤于遠撫宜名參于中谿蔽自朕意孚於羣倫噫國家治亂之繫重臣子安危之分難爾其終力一心永孚休命

戢字勝之許州陽翟人

戊辰梁適罷相依前官禮部侍郎知鄭州

制曰𢘆機政之煩均屏翰之逸左右修補素嘉爾之久勞內外肆勤在眷毗之一體爰孚廷號用告朝倫具官梁適

局致夷通性業開爽入我彀英之選參於橐從之華名自北門侍於邇閤預贊書於明命備進讀於丘墳嘉謨納於論思敏用彰于強濟向圖制閫之效握貳本兵之司職典樞機地親帷幄亟參聞于正道遄敷爕於扆階出入五年周旋二府苛慝比作變異重仍嘖有煩言達於予聽曾淑聲之莫建在清議之弗平屢上封章求還印綬朕思全進退之體務崇始卒之恩參錄舊勤尚仍前秩以春官亞旅之重湓黄圖右壤之雄臨長鄭人班

錄漢詔於戲台宰之職任國綱維寰輔之邦陪京襟帶往服茲命尚體至恩

適以皇祐五年閏七月拜相是年七月罷入相僅一年殿中侍御史裏行吳中復上殿彈宰相梁適姦邪上曰朕每進用大臣未嘗不采公議所歸顧知人亦未易耳先是殿中侍御史馬遵等彈適姦邪貪黷任情徇私且弗戢子弟不宜久居重位中丞孫抃言適為宰相上不能持平權衡下不能訓

篤子弟遂罷適以禮部侍郎知鄭州

八月丙午劉沆拜相自參知政事依前工部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制曰朕寅奉丕圖思臻至治總萬幾而日謹舉盛典以交修期與輔臣底寧縣寓其有翼宣王度裁成物宜燮陰陽之和處丞弼之任式資茂宰秉於大鈞矧兹選才久嘗著効爰登中鉉敷告外廷具官劉沆雅性内融敏識先覺以冲約而率禮不夷險以易心文成國華學臻道奥樂名教以為己任馨闕以翊帝謨逈者擢自書林更

於右史亟升西掖出闕換圭符實宣精力屬中邦之擇尹正内閤以參華嵗闕周風績爾著式圖寅亮用賛謨明俾任股肱之良參斷邦國之務具瞻斯屬嘉猷誕彰進聯右輔之崇允協庶邦之望兼榮書殿仍峻貴階增勲級與襃功益爰田及真食於戲賛萬樞之重允頼于忠純底率土之和必資于英傑當申茂略以恢遠圖

初宰臣劉沆建言中書不用例而議者皆以為非

便左司諫賈黯奏罷之詔中書公事自今並用祖
宗故事施行長編二年六月除兵部侍郎監修國史
至和二年乙未
六月戊戌陳執中罷相授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鎮海軍節度使判亳州
制曰代天之任入則宣寅亮之謨分陝以居出則膺蕃
翰之寄矧予宿艾久冠臣隣宜均休逸之恩用昭進退
之遇具官陳執中風猷端粹材識敏明早事先朝實開忠益
之路屬於下武歷更機近之繁彌綸之效固多直清之

望無玷向自上還玉節再陟亥司晝一之規動遵于彝憲難進之概居亮其素懐矧玆年德之高閲勞機軸之任宜授符於齋閣乃均寵于宰衡近委价藩增陪邑賦於戲君臣之分當徇于至公中外迭居實同歸于大任推乃闕

於壽祺往哉汝諧思對朕命

執中自皇祐五年拜相至是年六月罷再入相僅二年初翰林學士吕闕　䟽論宰相陳執中外雖强項内實姦邪朝廷闕　春不諳

練除改故事多至差錯平居不接士人闕陽卜祝之闕入卧內干預政事上還其䟽初為御史斷闕家居待罪不敢出未幾復入中書闕殿中侍御史趙抃劾之御史中丞孫抃與其屬言執中少不讀書壯不稽古及其浸老遂暗而荒事之闕端顛倒七八物議以為不可更當大任翰林學士歐陽修奏䟽執中為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改除差繆取笑中外

家私糴惡流聞道路孫抃等既入對極言執中過惡請罷之又交章論列抃最後乞觧憲職以避執中朋黨中傷之禍于是得請始御史因執中殺婢事欲擊去之而諫官初無論列者御史并以為言而趙抃攻范鎮尤力臺官皆助之鎮累乞奏與御史辨闕

鎮由是與趙抃有隙執中遂罷為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長編

陳執中當國時河決商胡賈昌朝留守北京欲開橫壠故道三司使陳

執中主橫壠之議其後行之而敗河北被害者凡數千里臺諫論執中過惡而執中遷延尚玷宰府翰林學士歐陽修上疏曰陛下用相非其人以天下之事奈何委一不學無識諂邪(闕)慢之執中而甘心焉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為聖德之累未幾執中罷執中初罷相除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還上節鉞改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封英國公後改司徒岐

國公致仕嘉祐四年司徒致仕陳執中卒年七十贈太師兼侍中執中在中書八年人莫敢干以私四方問遺無及門者謚曰恭禮官韓維議其謚曰榮靈判太常寺孫抃等議曰執中在先朝時為小官以大本未立獨先羣論章聖覽疏稱歎擢置諫列令上聽政之始待以卿輔其制則曰一言為萬世之福直道貫三代而行又曰納忠先帝有功朕躬自進陟宰相兼將鉞其勁正方重有大臣之風

執中常以公自處少私於人請易名為恭詔謚曰
恭篆其墓碑曰襃忠
同日文彦博富弼並相彦博自忠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知永興軍授禮部尚書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兼譯經潤文使再入相弼自宣徽南院使檢校太保判并州授户部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彦博拜昭文相制曰朕若稽古訓考謹柄臣萬機百揆之徵九功三德之事凞朕之載時能奮庸若予黄髮之英嘗居鼎鼐之任誠貫金石功書旂常還来相予實允

公議具官文彦博大中至正明識敏材學究九流之微身兼數器之用自參華于近侍即陞贊于機庭出撫翰垣惟國方名入冠闕而時夔龍丹青帝謨金玉王度威賞惟叙紀律授闕間均逸於師垣居納忠于王室柱石之望雖外闕良匪賢而曷寄宜還齋鉞入正冢司仍更闕益爰田之賦用昭體貌以佇賢庸於戲闕仲父爾當體於仰成往舒勵翼之誠以膺倚闕之重遂底嘉績豈不美歟

弼拜集賢相制曰朕歷選賢闕亮成天功必得非常之材以輔有為之主矧予思治之際敢忘注意之求上以揚祖宗之休下以酬士民之望若時髦彥宜正鈞衡具官富弼淵閎敏明忠亮方正學貫文武識通天人早參清問之求絕出諸臣之右薦揚近序協賛治廷心勞王家已任大事間分符于外屏居闈問于中朝金石之誠不移於燥濕秋陽之惠實濟于疲羸宣力四方蹈道一節天下寢聞於風采朝家實頼於謨明是用斷自朕心名升

宰席增陪食邑褒錫勲名用圖賢勞以賛大治於戲三
階之任非肅乂無以奮庸萬事之徼非幾深無以成務
勉惟皇極之訓以佇王功之成遂登丕平無忝休命
彦博自慶歷八年正月拜相至皇祐三年十月罷
是年六月再名入相彦博與弼並命是日宣制帝
遣小黄門數輩於庭聞士大夫相慶得人後數日
翰林學士歐陽修奏事殿上帝具以語修且曰古
之求相者或得於夢卜令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

不賢於夢卜哉修頓首拜賀長編上新相文彥博富弼意甚自得謂龎籍曰朕用二相何如籍曰二臣皆朝廷高選陛下拔之甚副天下望上曰誠如卿言文彥博猶多私至如富弼萬口一辭皆曰賢相也籍曰文彥博臣與之同在中書詳知其所為實無所私但惡之者毀之爾况前者被謗而出今當愈畏謹矣富弼頃以樞密副使未執大政朝士大夫未有與之為怨故交口譽之冀其進用而已亦

有所利焉若富弼以陛下之爵禄植私恩則非忠臣何足賢也若一以公議槩之則向之譽者將轉而為謗矣陛下所宜深察也且陛下既知二人之賢而用之用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久然後可以責成功若以一人之言進之又以一人之言疑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卒致也上曰卿言是也同上翰林學士歐陽修請自今兩制兩省以上非因公事不得與執政相見及不許與臺諫官往還詔如有公

事許就白於中書樞密院又詔凡宰相名自外者令百官班迎之自内拜者聽行上事儀知諫院范鎮言自陛下用文彦博富弼為宰相中外皆謂得人然近日有詔兩制臣僚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宰相是不推之以誠不任之以權闕虚禮待之也伏乞罷百官郊迎而令兩制闕就第間見執政以訪天下之事以達陛下之闕御史闕之術兩得之矣初慶歷三年詔闕

假休不許私第接見賓客從知諫院蔡襄之闕　議者以為唐元和用兵時裴度為相闕　見曰方延豪俊以廣朝慮令一切禁絕賓客非闕　所宜也至是侍御史梁蒨言近制兩府大臣遇闕　休日闕　一見賓客非所以廣朝廷聰明也其開禁使闕　故從之初御史唐介奏彈文彥博唐介被責而彥博亦罷相至是殿中侍御史吳中復乞召唐介還朝宰臣文彥博因言介

頃為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語
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所奏遂自江南東路
轉運使名為户部員外郎初除富弼監修國史時
工部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劉沆正遷兵部
侍郎乃處弼下論者以為咸平四年故事呂蒙正
領昭文館大學士李沆監修國史向敏中集賢殿
大學士今所除非故事由學士承旨楊察之誤尋
貼麻改沆監修國史而弼為集賢殿大學士

嘉祐元年丙申至和三年九月改元

閏三月癸未王堯臣參知政事自樞密副使給事中遷户部侍郎除

程戡樞密副使自給事中參知政事遷户部侍郎除

堯臣參知政事制曰中階之爕元化鴻樞之幹萬機雖股肱之勢闕然帷幄之體闕圖俊德疇易近司具官王堯臣藝文醇深器識闕賢級之冠遂服禁途之游訓辭卺于帝謨心計羡於邦賦望久而愈美德卲而益冲闕延闕密之庭居重安危之倚而廟算多勝邉烽靡驚

比進秩于地官尚同寅於宰路況智略可以斷國論經
術可以緯皇猷往圖厥庸以底於治
戬樞密副使制曰朕承祖宗丕命托兆人之上而永惟
置器之難建文武之機而必畀同德之輔蓋治美則君
道尊任隆則賢業著今雖更職而處莫非授能之公具官
程戬秉德忱明執心夷雅中則儀臺觀之望出則穆翰垣
之風亶聞嘉猷寖梂王體自與毗於大政維永肩於一
誠適緣近黨之嫌顧非邇謀之便雖忠力協相以濟迺

懇言綏載以陳是用易領樞密之司加進地官之秩噫君臣之知朕靡有間廟堂之論爾亦不私毋廢納忠之勤有嘉慮徵之識欽服嶶命往經永圖

堯臣自樞密副使除參知政事戡自參知政事除樞密副使以戡與宰臣文彦博為姻家故也堯臣自至和元年七月除樞密副使是年閏三月除參知政事在政府凡七年八月卒仁宗嘗欲以堯臣為樞密使當制學士胡宿固抑之乃進吏部侍郎

未幾卒上幸其第臨奠輟視朝贈尚書左僕射謚
文安拜罷録堯臣將終有遺表勸仁宗以早擇宗室
之賢者爲皇嗣元豐三年堯臣子水部員外郎同
老上言至和三年仁宗不豫內外寒心者累月先
臣參預朝政宰相文彥博富弼等數於上前陳宗
社大計國家根本天啓先臣之心知英宗皇帝少
嘗養育宮中遂與彥博弼等於仁宗前忠心爲國
不顧忌諱求立爲嗣盡忠納說反覆數四未許間

又與同列各求罷免避位以冀開納仁宗感悟遂許立英宗為嗣神宗以問彦博與同老合神宗嘉之乃加贈堯臣太師改謚曰文忠以同老為秘閣修理事畧

八月癸亥狄青罷樞密使授依前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䕶國軍節度使判陳州制曰股肱之良是惟同體中外之寄蓋以均勞非有大勛曷膺異數具官狄青忠純異禀英鋭挺生奮武力以絶倫藴沉機而邁衆向以夏廷叛涣海嶠繹騷既成盪寇之

勞亟舉懋功之賞自參兵柄旋總機庭薦更華篇之陰居稔勝籌之助是用聯輝衮路殿守輔藩併加食采之田别賜表功之號於戲禦侮者元戎之任論道者三公之司弁而授之榮且至矣勉推忠蓋永享崇髙

青自皇祐四年六月除樞密副使五年五月除樞密使至是年八月罷在樞府凡四年青以軍功起行伍居大位而士卒多屬目青頗有自得色樞密副使王堯臣與青言古將帥起微賤而富貴不能

保首領者可以為鑒戒青稍沮喪青奮自軍伍多
戰功軍中服其威名在西府四年京城小民聞青
驟貴相與推說誦詠其材武青每出入輒聚觀之
至壅路不得行上自正月不豫青益為都人所指
目諸軍訛言籍籍又青家犬生角數有光怪翰林
學士歐陽修言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惟於國
不便鮮不為身害請出之外藩以保其終始及京
師大水青避水徙家于相國寺行坐殿上都下喧

然執政聞之始懼以勲狀出青判陳州嘉祐二年
陳州言護國軍節度使同平章事狄青卒年五十
贈中書令謚武襄青為人謹密寡言其計慮必審
中機會而後發師行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同寒
饑勞苦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後先者故其出常有
功喜推其功以與將佐始與孫沔破賊謀一出青
賊已平經制餘事悉以委沔退然如不用意者沔
始服其勇既又服其為人自以為莫及也尹洙以

貶死青悉力賙其家事長編神宗熈寧元年五月遣入内押班張若水齎中牢祭故護國軍節度使同平章事狄青上親自為文先是青子閤門使諮奏事延和殿上問諮卿父青征南嘗有遺書存乎宜悉以聞諮上平蠻記及歸仁鋪戰陣二圖上以青出身行伍而名闕深沉有智畧用于急難則有成功能以畏謹保全始終慨然思之取青畫像入觀禁中因即青家致祭其文乃御史中丞滕甫

代作也同上

同日韓琦樞密使自三司使遷撿校少傅行工部尚書除

制曰惟幾成務聖人所以體至神以爵舉賢羣士所以濟大業矧夫樞筦之任均於廓廟之謀必詢僉言審用才傑廼揚顯號以示至公具官韓琦器識精深機神爽邁早繇俊造之選擢升高妙之科列於爭臣置諸禁掖不汲汲於榮寵能謇謇於誠心向以羌人弗賓西疆謀帥往護諸將以寧一方入經帷幄之猷出領翰垣之寄歲月

游易事勞居多宜輟司于計文且來尊於密命優以視秩崇以褒功加地益封並隆彝數於戲萬機論政實圖朝夕之洛右府本兵猶重安危之計毗予治者維爾力之

初琦以爭永洛城事朝廷卒城永洛故罷琦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徙鄆鎮定三州琦修明軍政教習士卒由是定兵冠河朔遷禮部侍郎觀文殿學士拜武康軍節度使知相州入為工部尚書三司

使除樞密使

十一月辛巳王德用罷樞密使授依前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充景靈宮使忠武軍節度使

制曰事君之節在宣力以盡誠任賢之宜必均勞而從欲其有久參密議固辭劇權錫以徽章遂其美志具官王德用名聞殊域望重本朝襲世德之善祥賦戎昭之義勇踐揚巨屏左右神樞頃嘗解組而辭榮亦以安車而佚老適茲圖任入賛機徽復移疾以抗章顧避煩而上印

洊加敦諭確執撝冲重念耆英實勞國事宜更近鎮顒
治靈宮併兹多邑之封仍賜褒功之號於戲進退合禮
蓋得君子之宜安静延年兹極仁者之樂故兹寵渥宜
爾壽臧

德用自至和元年四月除樞密使是年十一月罷
再入樞府踰二年初封祁國公後封兾國公徙封
魯國公時仁宗以富弼為宰相是歲契丹使者来
德用與之射使者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

為相得人矣仁宗聞之賜德用弓一矢五十初德用以太子太師致仕復起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鄭州遂名拜樞密使是年復請老為景靈宮使徙忠武節度使事畧

同日賈昌朝樞密使自京南東道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許國公授依前官充樞密使襄州觀察使

制曰授執政之司者惟圖於舊德筦本兵之任者惟濟於嘉謀乃旌素勞庸告羣位具官賈昌朝學適今古識際天

人以道化輔邦常以經術為己任階符之煥嘗正台司
宮鑰之嚴久煩留事屬前箸之虛席宜介圭之奉朝改
鎮襄陽兼榮常伯襃功賦户式示嘉休於戲王事至微
自運神樞之化兵家尚密宜深禁幄之思益懋遠猷當
服崴寵

翰林學士歐陽修言昌朝禀性回邪執心傾險頗
知經術能緣飾姦言善為陰謀以陷害良士小人
朋附者衆皆樂為其用前在政府累害善人所以

聞其再來望風畏恐臣願速罷昌朝還其舊任則

天下幸甚

十二月壬子劉沆罷相行工部尚書充觀文殿大學士知應天府

制曰謦一節以事君中外之任無間處大臣而有體進退之禮必優矧予輔弼之良方頼股肱之寄屢形懇避嘉敦慤之弗移宜峻寵章示眷懷之特具官劉沆質性剛鯁資材敏明早以藝文闕策雋科翼異翼是則有聲京邑之雄巖巖具瞻遂參廊廟之用乃疇嘉績爰正台司執

毁譽不回之心篤於自信勤夙夜匪懈之志久而益勞顧方厚於倚毗何遽思於退讓燕見之際有言而必誠封章之来雖卻而必至察其所守蓋亦重違惟兹秘闕之嚴眷乃留都之重既增美秩仍益真封寵我邇臣斯為異數雖如爾志尚簡予衷於戲秉國之鈞居則坐而論道為時舊老往則殿于大邦是惟出處之榮勉服便蕃之命

沆自至和元年八月拜相至是年十二月罷入相

凡三年御史趙抃范師道以嘗論列陳執中與范鎮議不同不肯就職劉沆以抃師道嘗攻其短陰上書出之抃師道既出御史中丞張昪言天子耳目之官進退用舍必由陛下柰何以宰相怒斥之願明曲直以正名分又請與其屬俱出沆亦力詆臺官朋黨昪等益論辨不已凡上十七章沆知不勝乃請以本官兼一學士守南京故有是命尋詔沆遇大朝會缀中書班出入視其儀物長編先是沆

與陳執中阿旨追冊貴妃張氏為温成后沆為宰相專與内臣典護喪葬御史中丞等數斥其短沆在中書檢用舊制歲滿御史趙抃范師道並出補外官拜罷錄五年觀文殿大學士刑部尚書劉沆卒贈左僕射兼侍中帝篆其墓碑曰思賢沆性豪率少儀矩然任數善刺取權近過失陰持之故雖以高科任其進用多由此議者乃謂縁結附至宰相焉長編元豐三年王堯臣之子同老上書言其父當

仁宗不豫之時嘗與沆文彦博富弼定議乞立皇子神宗以訪彦博彦博具奏所以乃贈沆太師兖國公謚文安

同日曾公亮參知政事自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還給事中除

公亮字明仲泉州晉江人

嘉祐三年戊戌

六月丙午文彦博罷相授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充河陽三城節度使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

制曰四輔居中用輯熙于邦采二伯治外亦藩屏於王家雖易地而畧殊在殿邦而迭重眷言茂宰求觧冢司有嘉靖退之風特舉襃優之典兼徽台鉞誕告臣工具官文彦博格量冲深體用安重資踈通之明識蘊強濟之敏猷卓爾偉才本克生於王國居然奇璞早見器于聖朝挺自時髦經我世務歷樹風于方面亟聞政於宰司屬以盜發甘陵氛生朔壘義能首奮師以凱還名繫民瞻功惟朕念爰立作相遂正三階之文用乂於朝乃緫萬

樞之務迨分垣翰謚授旄旌開幕府於長安委節制于全雍眷求奇傑圖任茂勲式序上司復光舊務居百度將明之重比歷暄涼在三事傑諧之先猶彰夙夜方篤仰承之眷遽陳謝去之章諭言且勤誠意頗固興化致治雖資秉哲之良均逸優藩亦廣養恩之義姑從所欲仍示寵章榮以鳳池輔之虎節析孟津之芳瑞委宅中之符書加衍圭田申榮功號悉舉疇庸之數誕昭懋賞之文於戲出處之方並揚于休命進止之度有美於庶

言往惟欽哉無忘夾輔

彦博自至和二年六月拜相至是年六月罷再入相凡三年鹽鐵副使郭申錫受詔行河北轉運使李參遣小吏齎河圖屬宰相文彦博御史張伯玉亦奏參朋邪結託有狀以事連宰相乃詔推劾而皆不實申錫伯玉攻彦博雖不勝彦博亦不自安數求退遂罷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

南府

同日富弼拜昭文相自集賢相授禮部侍郎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使

韓琦拜集賢相自樞密使工部尚書授依前官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弼拜昭文相制曰中樞治本裁教化之宜上相台元長官師之任用緝熈於百度資爕正於三階乃眷右垣時惟哲匠委政事而已試考名實以相符誕揚大廷付畀魁柄具官富弼任重道遠性正德全閎敏推於上才博洽通於衆志撓之不濁偉量表于彌冲簡而易從盛業彰乎

可大首膺魁壘之舉歷踐禁嚴之塗謇諤發于爾躬啟沃盈於朕聽鼎鉶卸樞省出殿藩方名聲聳於遠人風采繫於諸夏遂膺枚卜實契具瞻朝有偉人物無異論持重守正參濟以和告猷納忠一本於治屬以冢卿謝政首銓倚能諏俊乂之大臣疇若予采冠丞疑之上席僉曰汝賢是用升自政塗處以師尹仍進秩宗之重復兼史觀之名衍以優封昭茲異數用旌茂績允穆師言於戲播化鈞而理陰陽操國柄而撫辰象惟無心故能感

物惟虛已所以受人格於太和繫我貞宰往踐乃位永孚於休

琦拜集賢相制曰亮成天功實繫於宰職緝熈王道允寄於賢才矧久服于機庭且周知於治體俾正中階之象用膺次相之求既考師言復涓剛日式揚孚號誕告庶工具官韓琦志度純深才識髙妙行足厚於風俗言必合於典常立於本朝毅然懐體國之色訪以大畧直哉有匪躬之風曩者强敵擾邉勤兵宿野始仗指蹤之畧遄

升基命之階閶從書殿之華就寵師闕之拜持中山之帥節臨大鹵之盛秋寂無邉虞深得居重名言還國申命極樞總是繁機儀兹舊物謀而鮮過度不及私備竭猷為罄宣忠力文武參議固亮節之卓然台宰對司在至公之允若是用參之龜策付以機衡仍登書殿之名更拓井田之賦於戲寅亮天地之化調序隂陽之和衡石無心以平而為體橐籥有道以虛而為宗懋宣乃猷同底於治

同日賈昌朝罷樞密使授行尚書左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充景靈宮使鎮安軍節度使

制曰崇器大名必歸俊乂之德繁機劇任重累元耆之賢特推進律之恩俾解持樞之任仍伸舊典用舉殊章涓乃剛辰告於列位具官賈昌朝道志明遠德範冲深蔚為儒宗達於治道憒然公輔之量夙表大成卓爾廊廟之材蚤彰厚質自膺枚卜遂正阿衡盛業著於規隨嘉話盈於啟沃曩辭魁柄之重再司留籥之嚴撫全魏之都

畿領壯方之節度左右修輔抑惟舊學之臣內外倚毗亶著老成之望仍屢辭於尊秩且表抑于謙風鼎者渴見儀刑名還樞宥彌罄同寅之節逾昭秉義之忠惟機務之煩然且神明之勞止本兵經武雖深賴於老成均逸代勞姑寵綏於碩德眷言舊物申舉前恩兼東閤臺伯之名正文昌右相之重陪我京室書社淮陽仍總治於靈宮益衍封於采地用優俊老式示寵章於戲羣務幾微有嘉於匪懈上卿進退實美於無猜惟我師臣往

體朕命

昌朝自嘉祐元年十一月除樞密使是年六月罷再入樞府踰一年文彥博始求退諫官陳旭等恐昌朝代之乃疏昌朝交通女謁建大第别為客位以待宦官昌朝由此罷初温成皇后乳母賈氏宫中謂之賈婆婆昌朝以姑事之諫官劾昌朝交通女謁指賈氏也

同日宋庠樞相自觀文殿大學士授依前行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兼羣牧制置使充

田況樞密使自樞密副使禮部侍郎檢校太傅充

張昇樞密副使自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除

庠拜樞相制曰仰法斗宫崇建樞省翼萬微而置使必取傑才聯三階以為司用優俊老抑惟舊物申告治廷具官宋庠博洽藝文休有道德方重而不倚直清而無徒蒼璧方琮追琢成于秘寶黄鍾大吕考擊見于正聲往在朕初得之首舉典策光於施命臺閣練其舊章啟沃善言進必依於義理東脩雅行静有補於風華嘗升號於

幾庭遹正名於中鋐性資慎重問温樹而不言志在將明恥袞職之有闕謀謨日告静退可嘉匽薄嵗深素履彌部屬以内樞闗職前箸借籌圖舊是先選衆攸舉登我碩德議兹煩機論道本兵在二司而均重秉文經武亦一德之叅圖俾司台宰之名仍衍土田之賦崇兹穹職昭厥殊章於戲戎事惟艱人謀匪易吉之先見盖韞於機深擬如後言以成其變化然我舊德豈煩訓辭往體朕懷以全聖道

昪字杲卿韓城人仁宗嘉其忠直拜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時富弼為相歐陽修為翰林學士士大夫以為得人是年拜樞密副使

嘉祐四年己亥

五月丙辰田況罷樞密使自禮部侍郎罷為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提舉景靈宫事

況自至和元年正月除樞密副使嘉祐三年六月充樞密使是年五月罷在樞府凡六年況多病十

上章求去位故有是命故事樞密使出入皆降麻
自皇祐五年高若訥罷止舍人院降制令復失之
八年太子少傅致仕田况卒贈太子太保謚宣簡
况寛厚明敏有文武才與人若無不可至其有所
守人亦不能移也其論天下事甚力至併樞密院
於中書以一政本日輪兩制館閣一員於便殿備
顧問以錫慶院廣太學興鎮戎軍原渭等州營田
汰諸路宣毅廣捷等冗軍策元昊勢屈納款必令

盡還延州侵地無過許歲幣其論甚偉然不盡行也長編

嘉祐五年庚子

四月癸未程戡罷樞密副使自禮部侍郎罷為吏部侍郎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同羣牧制置使

戡自至和元年七月除參知政事三年閏三月除樞密副使是年四月罷執政凡六年戡數與宋庠爭議諫官御史兩非之遂有是命未幾拜宣徽南

院知延州

同日孫抃樞密副使自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學士禮部侍郎除

抃字夢得眉州眉山人中進士甲第抃久居侍從泊如也人稱其長者及程戡罷宰臣進擬例以三司使御史中丞知開封府一人補其員上曰朕欲用舊人即以命抃事畧

十一月辛丑宋庠罷樞密使自檢校太尉行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兼羣牧制置使

莒國公罷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鄭州

制曰古者謀帥必本乎詩書雅言憲邦實繫於文武眷茲俊老久典煩機比陳控避之章宜舉閔勞之典有嘉舊德早正中階宜陞節度之榮仍寵台司之重誕揚孚號頒告治朝具官宋庠為時耆英秉德純粹通乎道術之韞濟以文采之華鼎自樞庭之嚴入正巖廊之拜輔相厥辟協泰象財成之宜偃休於藩得大雅進止之度頃從列屏名置首樞洛帷幄之籌賴樽俎之筭直清行已粹密存誠温樹不言奏章隨削參萬機之務均三品之更

夙夜惟寅耆艾闕久出闕兢畏之性比形挹損之言表解洪樞請行闕輟從前筋寵以命圭崇移建於盟津便均闕於闕于之試蓋寵於元猷台鉞之崇用襃於哲輔闕真食加田玆示便蕃以疇密勿於戲左右闕於闕内外屏毗義則均一體往服朕命闕王家

庠自嘉祐三年六月拜樞密使是年十一月罷再入樞府凡二年庠在樞府與副使程戡不協戡罷

而殿中呂誨等論庠老疾闕 加外寬內忌且交結內臣陰求助援徇私罔公章凡四上詔從優禮罷之

同日曾公亮樞密使自參知政事授檢校太傅依前禮部侍郎充

張昇孫抃並參知政事昇自樞密使右諫議大夫除抃自禮部侍郎樞密副使除

歐陽修陳旭趙槩並樞密副使修自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禮部侍郎知制誥史館修撰除旭自樞密直學士諫議大夫除槩自御史中丞遷禮部侍郎除

公亮樞密使制曰經遠慮微必謹制兵之術折衝厭難

亦資畫策之臣是憲樞躔聿崇使號盖政謨之攸寄匪耆哲而莫居適得其人誕敷厥命具官曾公亮風猷碩茂志慮深純學多貫於前言性頗修於中道有方重之德可以柅躁而鎮浮有明達之材可以造幾而成務嘗講勸於左右亦名至於禁嚴博我訓言代予詞命閒請臨於寰輔遄擢典於京司咸有治功遂聞政本通明練於百物參和穆於羣言貳公之司久陪於論道內密之任宜正於筦樞仍加傳道之名更益陪敦之數崇階馭貴真

食衎封並視寵章式旌殊禮於戲典機之任莫謹乎微
擘析之言盖取於豫勿謂承平之久益思禦備之深祇
服斯言往踐厥位

修字永叔吉州廬陵人旭一名升之字暘叔建陽
人槩字叔平應天府虞城人公亮自嘉祐元年十
一月除參知政事是年十月充樞密使執政五年
至六年閏八月拜相歐陽修兩試國子監一試禮
部皆第一遂中甲科修拜翰林凡八年知無不言

所言多聽是年拜樞密副使

嘉祐六年辛丑

三月己亥富弼罷相以母喪去位

弼自至和二年六月拜相是年三月丁母憂入相踰五年初仁宗聞弼喪母為罷春宴及遣使存撫因備禮厚贈春宴之罷從同知禮晏成裕之請成裕殊子弼妻之弟議者或以為過云七月以弼為起復禮部尚書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

不拜

制曰禮有變而從宜君子謂之義經有反而合道聖人謂之權故制所重者不可顧其輕志於遠者不可懷其近若漢舊制方進弗敢有渝於唐盛時房喬起而視事歷覽前載茲為至闕具官富弼博大有容直方無撓勤勞一節感慨有為向緣親喪遽解國政三月而變亦既歷時萬機之繁豈可久曠矧今治平之勢實繫協輔之良雖前規後隨具有較畫而始謀終事當見成功惟俯就奪

情之文庶葢昭移孝之美於戲朝廷專於制治以義斷恩閨門主於私情以恩掩義與其致毁有憂於終身孰若顯親揚名於後世勉思體國之道用副急賢之心其聽朕言復於爾位

故事執政遇喪皆起復琦以謂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上五遣使起之卒不從命懇祈終喪從之或言琦與韓琦同在二府左提右挈圖致太平天下謂之韓富既又同為宰相琦性果斷琦性審謹

琦質直語或涉俗俗謂語多者為絮嘗議政事弼疑難者數四琦意急不决曰又絮耶弼變色曰絮是何言歟又嘗言及宰相起復故事琦曰此非朝廷盛典也於是弼力辭起復且言臣在中書蓋嘗與韓琦論此今琦處嫌疑之地必不肯為臣盡誠敷奏願陛下勿復徇問斷自宸慮許臣終喪琦見之不樂自是二人稍有間云長編

四月庚辰陳升之罷樞密副使自右諫議大夫罷為資政殿學士知定州

包拯樞密副使自三司使給事中除

升之自嘉祐五年十月除樞密副使是年四月罷在樞府纔半年升之始除樞密副使或言升之陰結宦者史直聰王世宣等故有此命知諫院唐介等遂交章論列上以其章示升之升之乞付吏辨劾遂家居求罷上手詔名出之介等復闔門待罪頃之復出如是者數四上顧問輔臣曰凡除拜二府朕豈容内臣預議耶而介等言不已故兩罷之

介知洪州趙抃范師道呂誨皆補外郡拯字希仁
廬州合肥人初嘉祐四年上始用包拯議詔曰君
臣同德以成天下之務而過設禁防疑以私懸非
朕意也舊制臣僚不許詣執政私第執政常所薦
舉不得為御史其悉除之至是擢樞密副使在樞
府纔一年至七年五月卒車駕幸其第臨奠輟視
朝贈禮部尚書謚孝肅拯性峭直然奏議平允常
惡俗吏苛刻務為敦厚雖疾惡甚至人情所不及

必推以忠恕不為苟合未嘗僞色辭以悦人不作私書至於干請無闕故人親黨一皆絶之人多憚其方嚴長編

閏八月庚子韓琦拜昭文相自集賢相除刑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

曾公亮拜集賢相自樞密使檢校太傅兼羣牧制置使授行吏部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琦昭文相制曰禮載六卿而莫先冢宰書稱四輔而莫

重前疑盖地隆者付畀甚嚴職近者責任彌大苟非全德疇副具瞻具官韓琦有質重之資而濟之以敏有方毅之器而守之以和左右歷年夙夜一節至于弛國之禁而惟刑之恤均民之賦而惟力之紓茲太平之本原實真宰之事業若時茂績宜服寵嘉是用進司冦之聯正中台之位載惟毗倚之重不亦授受之難於戲譬諸濟川汝惟舟檝如彼作室汝惟垣墉往其欽哉祇率朕命

弼自六年三月己亥以母喪去位七月以富弼為

起復禮部尚書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弼辭不拜上既許富弼終喪乃遷琦首相或謂琦曰富公服除當還舊物公獨不可辭昭文以待富公耶琦曰此位安可長保比富公服除琦在何所矣若辭昭文以待富公是琦欲長保此位也使琦何辭以白上聞者亦是琦言長編七年明堂加恩琦封儀國公八年四月英宗即位加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進封衛國公治平元年提舉修撰仁宗

實録閏五月除尚書右僕射二年正月除守司空

兼侍中

公亮集賢相制曰朕惟宰相之任外鎮撫四邊内親睦百姓使二氣協和於上而羣生茂遂於下授受之際豈輕也哉（具官曾公亮）體被中和性資夷雅知畧足以經遠德望足以鎮浮若時登庸基命宥密樞機之務日有萬幾夙夜惟勤居然一意邊鄙不聳師徒以寧時乃之功朕用嘉止進秩天官之貳對司魁柄之隆式是民瞻相我

天事於戚君以任臣為重在付畀之所專臣以得君為難惟極竭而後已往其欽服副朕命焉

公亮自八年四月英宗即位加中書侍郎治平四年五月除行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進封英國公九月除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進封兗國公神宗熙寧元年正月提舉修撰英宗實録

同日張昪樞密使自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除檢校太傅行工部侍郎充

歐陽修參知政事自禮部侍郎樞密副使除

胡宿樞密副使自翰林學士兼端明殿學士翰林左司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遷左諫議大夫除

昇樞密使制曰樞密之職式憲天工帷幄之司蓋陪國論苟非忠碩之望加以肅明之資庸副眷毗疇克僉允具官張昇朝之雋乂時之老成敦潔廉以表其躬執亮直以固其節踐揚二府裁叙庶工歷歲于今秉心不懈眷言宥密之地重寄經綸之才進秩冬官參華帝傅衍戶真食崇階茂勲併擁嘉休以奬賢輔於戲兵帥之本惟嚴

明乃能申威命令所基非恪慎不足成務時乃舊服無煩訓辭

八年四月英宗即位張昪除檢校太尉累遷吏部侍郎治平元年九月歐陽修除尚書左丞韓琦曾公亮嘗欲遷歐陽修爲樞密使將進擬不以告修修覺其意謂兩人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兩人服其言遽止及張昪去位上欲用修修又力辭不拜宿字武平

常州晉陵人性既謹静及當大任尤顧惜大體羣臣方建言利害更張庶事以革宿弊宿獨厭之曰變法古人所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累遷禮部侍郎

嘉祐七年壬寅

三月乙卯孫抃罷參知政事自禮部侍郎罷為觀文殿學士同羣牧制置使

抃自嘉祐五年四月除樞密副使十月除參知政事是年三月罷執政凡三年抃居兩府年益侵頹

惰無所可否又善忘語言舉止多可笑時樞密使張昪請老朝論以抃當次補必不勝任殿中侍御史韓縝進見因言抃不才監察御史裏行傅堯俞亦言抃望實俱輕徒以高科久居清列洊更二府無一毫之助宜賜罷免抃遂移疾求免上許之長編

同日趙槩參知政事自樞密副使禮部侍郎除

吳奎樞密副使自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遷右諫議大夫除

奎字長文濰州北海人年十七舉進士又舉賢良

方正對策入等初至和三年大水奎時為知制誥

上疏曰陛下即位三十四年而儲嗣未建災沴之

發乃天地祖宗以警陛下臣願早建儲嗣以繫天

下之心英宗即位加給事中再遷禮部侍郎於是

奎辭英宗曰朕以卿嘗有建儲之言也

宋宰輔編年録卷五